

小说月刊 / 梁得所 · 一 no. 1 (民国23年[1934]5月)
~ no. 19 (民国24年[1935]3月 · 一上海: 大众出版社[发行者], 民国23年[1934]~民国24年[1935].

19no. : 插图; 26cm.

第3期起又名: 小说半月刊 · 一第3期起尺寸: 29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3.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19 (1934. 5 ~ 1935.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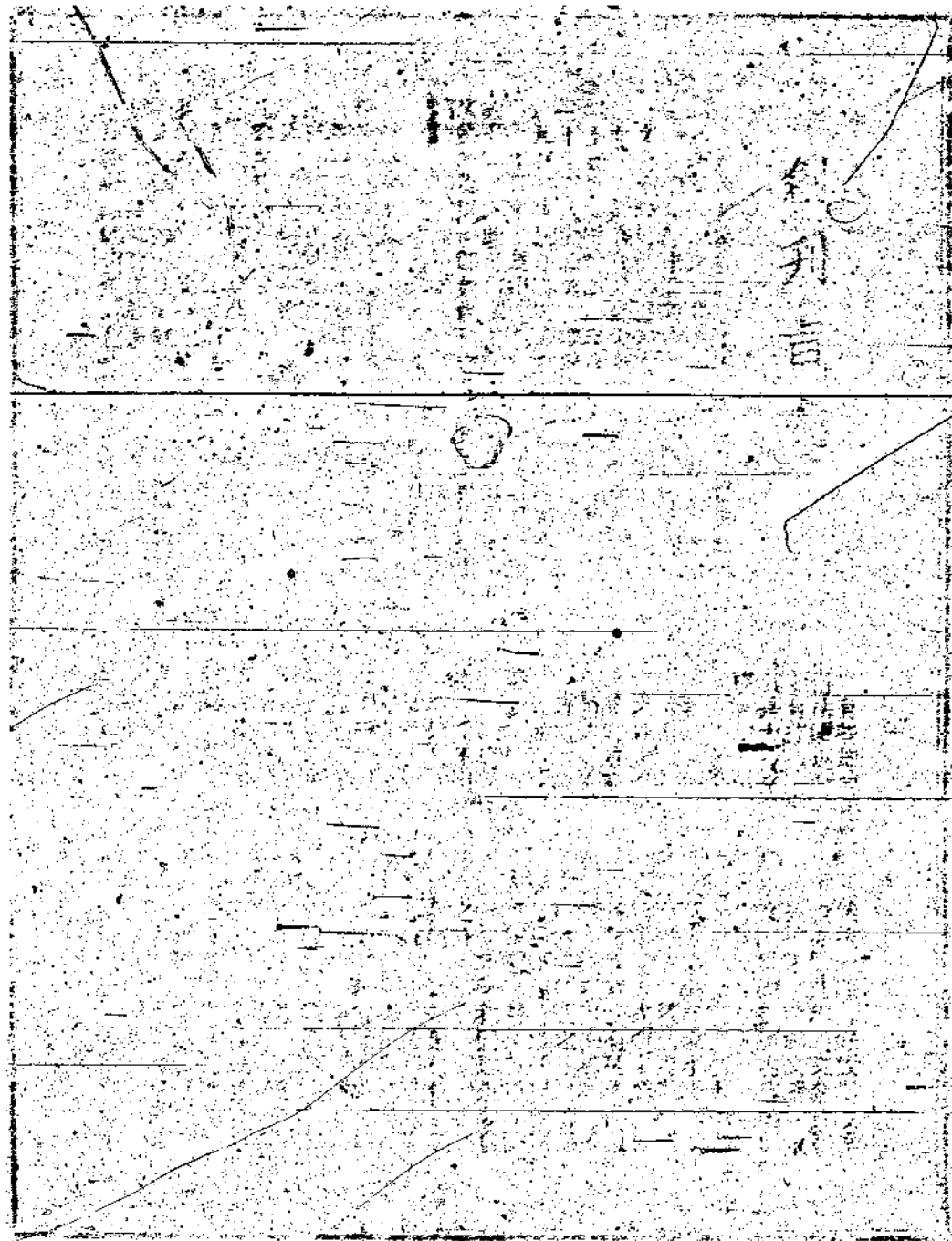


「你殺我那天，友朋是原野」：信任對槍手

國立中央圖書館

期一第
號月五

角三分六



小說

第一期

大康嶺	梁得所	二
一張鈔票	蔡士德	六
名師與高徒	袁牧之	十
豬算債	麥伊惠	十四
黑影	施狄斯	十八
姊妹花	鄭正秋	廿二
中國唐朝的 King Kong		廿六
中國文學故事(其一)		卅二
元曲畫意	黃祖耀	卅五
並非小說		四十
世事無奇不有		四十六
木刻畫	李霖城	五十一
鳳	子且	五十二
本期插畫作者		
李旭丹	張中玄	陳少翔

小說的受讀者們，這本雜誌裏面有的是小說。由本期起，每月與諸君相見。

這期既載小說十篇，現在約略介紹一下：

「大康嶺」是以崑山做背景的作品，作者在百忙中抽時間寫這期刊說，這就是我們所認為內容的小說。我們都能領會，肯說重的人才能找尋和平，愛是仇恨磨擦出來的一點光輝。

「一張鈔票」本來是死物，可是牠的去來却留著一個變幻人生的足跡。時間一刻不停留，兩首十年如夢。

你說「名師與高徒」是篇小說嗎？其實風潮和寂寞沒有多大距離的。

世界不景氣，美國的公子哥兒和小姐都倒楣。可是窮有窮開心，青年隨時都有羅曼斯，不相信請看「豬算債」。

為什麼一個「黑影」老是跟著他？為什麼赫斯脫夫人忽然失蹤了？只有心理學家能夠追究出來。當你未全篇看完之前是不會明白的。

連影六十天的「姊妹花」，打破影戲實地紀錄，故事編得好，是無

編輯室

疑的。

轉從影片「金剛」，情節和我國所辦的一篇篇名小說很相像，古今比對，想像不約而同。

中國文學範疇，多是長篇小說，自然許多人讀過，現代恐怕不是人人有閒去讀。因此這了十二部，編故事結構，讓大家都知道每部寫的是什麼。本期發表「四廟祀」，以後每期一部，一年登完。

「鳳」是連載的長篇新作。我們沒有看過真的鳳鳥，正如我們對於女人心無從認識一樣。女人心奇異繁複，因此小說能寫長篇。

本內有的是小說，却也有「並非小說」。那是實事，有報紙為證。但人間本情的記載，有時令人難了疑是小說哩！各頁刊著不少繪畫，大部分是獨立，也有獨立，是有文藝重臨的作品。

我們相信明日的文藝是「大眾文藝」，我們要發覺及運動做實驗的工夫。我們不問作家只問作品，凡不自鳴高與而注重內容的創作者們，請來參加「大眾文藝」的實驗。

大庾嶺

梁得所作
李旭丹插畫



的一个朋友，更
也知道，大庾嶺
這麼一景事情。

是春天去得快還是夏天來得早，清明剛
過南國的陽光已在飽和的空氣中放射着熱力
。這種熱力使那長年不落的樹葉的顏色變成
墨綠，而泥土也現呈叫人難以相信的血紫。
高昂的山嶺被這些強烈而反差的色調支撐着
，使人幾乎懷疑春天會否來過。幸而山麓草
坡參着的嫩芽尚在，留着一片春的痕跡；而

山脚水田中耕牛還拖
犁，證明春天——
一切都有生機的春天——還未遠去。
耕牛和農夫回村去了，當那落日將沉的
時候。山林的濃綠已變深黑，斜陽餘暉鋪在
草坡上，把人影拉得很長。是的，那站着的
小孩子和兩個坐着的天人，三個影子都在山
麓草坡上長長的拖着。還有，他們面前豎着
的一柱墓碑，也陪着在生的人，把影子投在

老孫王疼愛他的兒子，愛他自小不大肯哭的脾氣。甚至一次和他的族兄爲些什麼事打架，額角被石子敲破流血，也不過咬實牙關而已。當孫王親手替他裏傷的時候，老眼不禁含淚：「孩子，不要同兄弟打架，你們有共同的仇人，你們要有一同去爲祖宗報仇的日子。」

「你們要見識多一點，山土太不夠了」
孫王把兒子交給族人帶到山下趁墟去，讓他多看些東西。小孩子自然很高興去，孫王目送他，望着他的背影：粗圓的頸項，橫闊

的肩膊。老人家戲着一點興奮，也許看得他太寶貝吧，老是說：「好孩子，快點長大罷！」

三

青陽村墟期熱鬧得很。趁着買賣人多，賣膏藥的敲着鑼鼓，耍幾套鎗花，引得閒人圍成圈子，小孩子們在圈外看不見的就往大人腿邊亂攪。初次趁墟的孫孩子，也被鑼鼓聲吸引。當他和旁的孩子想攪進去看時，背脊猛受一椎。他掉頭看，不知誰打他，只見幾個村童都拍掌笑。他無奈想再攪去看熱鬧

，第二椎又來了。這回他看見打他的是個比他大的孩子。霎時在人圈子外演起武，一個孫子居然的對一羣招架。「好大胆的孫鬼子，該打！」誰來解圍。幸而不致沒有。解圍的是一個洋人。原來墟場中不但有江湖賣武，還有從廣南縣城教堂來贈醫施藥的洋人。這回孫孩子弄不清楚了。山下有這許多花樣的人啊！臉皮白頭髮黃，他看得奇怪幾乎忘却剛才打了架。洋人用白布帶子替他裏紫膝上擦傷的皮。翻走時又給他幾張彩色的畫片。



孫王把孫子帶到山下趁墟去，讓他多看些東西。小孩子自然很高興去，孫王目送他，望着他的背影：粗圓的頸項，橫闊

歸途中他滿頭腦的摸不清楚。他要求族人下次再帶他來，並教他學山下人的說話，他想看懂新鮮的東西。

他看，他問。日子這麼過。從族人和父親口中，他聽明了自己爲什麼住在山上。他看洋人用的藥品和其他東西，知道山



「去好吧？」當他想得更不受睡的時候，黎明的雄雞也就啼了。

四

同學中添了一個
豬鬼子，這當然是廣
南城教堂小學新奇的

上什麼都缺乏。以前不懂漢語還好，學會了每次趁城就多聽懂笑罵。雖然贈醫的洋人待他還好，打着一口說不正的漢語和他談天，還叫他要求爸爸許他到城裏他們的學校念書去。他把這些告訴父親，却說道「爸！我不去。我看山下人的臉就難受，以後連下山趁墟都不想去了。」

「唔」，老猛王聲音很低，「祖宗以來，我們有的是只會躲避的人！」

這話刺着血性的青年：「不！我頭一天就打。可是一個人。旁邊族人都站着，他們在山上對自己人就打得兇。」

「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打，這是拳頭打不清楚的事情。」猛王不再當他是小孩，莊重地說：「你未出世前我也有這血氣。我敗了幾仗回來。我們族人一下山就胆怯就散慢，

別人給他喝杯酒，叫聲老同，祖宗世仇就忘個乾淨。我們什麼都比不上人家，我們要學！自從你出世我就盼望着你，因為我自己的日子不夠了。如今你有機會去學，縣城本來不容我們停留的，據我打聽教堂學校情形有點不同。我知你到那裏也是難受的，但要受。你是去學比拳頭更大的本領，找尋不止一個人的生路。我年紀雖老，還得等着看，遲早有一天看你帶領我們族人到山下去！」

在那燈火如豆的夜間，猛孩子聽了這不能忘記的一段話。他躺在稻草鋪着的牀上，到天明沒有睡着。一個快要離鄉出門的人，自必憶戀許多兒時的往事。他捫着額角的疤痕，微笑着心裏對他族兄說：「爸爸說的不錯，我們兄弟不要打。你我都是能打的，看罷，待我去瞧个清楚回來，我們一道下山打

事。四十幾個學生都張着好奇的眼睛看他，其實除了頭上蓄髮和插着一支雉雞尾之外，沒有什麼特別處。校長，一位洋太太，挽着他進學校時，聽見她馬上執着他，兒和睡頭要似的，捱着一口平上去入翻不正的漢話：

「他是人，不是鬼。人是上帝兒子，都有靈鬼。」她要那得罪他的孩子和他握手認錯，說握手是好禮貌。猛孩子對這些不大放在心上，被人叫鬼和握手又怎樣，反正在漢人中自己的身份早就明白了。

洋太太不在時，孩子們仍有尋他開心的，他也不計較。使他詫異的，有人替他干涉。那是一個年幾比他大的女同學。縣裏女子

(續見廿八頁)

「張十元鈔票」

蔡士德作

張中玄插畫

(一)

黃昏裏，在暮色沉沉的路邊，有個衰弱
的，衣衫襤褸的老人，他的滿充着苦痛和慚
愧的眼睛，正遙望着一個中年人的背影。

那背影在轉角處消失了。老人回頭把視
線放在自己手上的鈔票上，在這上面，他忽
然發覺了其中的字跡，那字跡雖很模糊，可
是仍舊隱約可以看到的：

「美女比黃金，黃金賤如土……」

這兩行字給他以一個大大的打擊，慚愧
和怒憤一齊襲到他心上來，他記起來了，他
記起來了，呵，那往日，那時間的薄幔所掩
蓋着的往日……

十年前，李維本來是江灣鎮中一個小店
的老板，家道是很過得去的。他自己待人和
善，也非常勤奮。有個賢慧的妻，很能夠給

他克儉持家，還有個十歲的兒子。一家裏三
個，是非常快樂的。李維在平時空暇的時候
，總是他到他的朋友所開的一間茶肆裏閒談，
以消永晝，所以生活上也頗得無憂無慮。

他為人非常拘謹，看見別人不規矩的，
他便不高興。即如有一天，他正和幾個朋
友在閒談着，剛剛有一個頗為漂亮的年輕女
人走進來買糖果，她的衣服也很入時，大概
是城裏來遊玩的。

她一走進來，那一班人的話便停了，大
家都在定了神來瞧這女人。那個女人買完了
糖果，離開了店門的時候，各人便不約而同
地在品評着她了。有些還走到店門，伸長了
頸子來看個不了。這些情形映入李維的眼中
，自然是覺得很不對的，他忍不住又發牢騷
了：

「你們家裏都不是有了妻子的麼，不知
足的人呵，還要學那些輕薄少年的無恥的舉

動麼？」
大家聽了，不覺都笑
了起來。他們覺得，這老
頭子太迂腐了。但在李維
他自己，除了覺得這一班

人是不可救藥之外，他不願再說什麼了。他
把眼睛閉起來，在腦海中幻摹他自己妻子的
臉孔，他覺得全世界中沒有第二個女人會比
她更可愛，更美麗的。

正在這時候，外面又跑進一個人來了。
這是金發，大家都認得的。金發一走進來，
便興高彩烈地說：

「春季的大香檳票早發售了，來吧，朋
友，咱們合夥兒買牠一張吧，頭彩有十四萬
呢！十塊錢換十四萬，來吧，誰想發財的都
來簽名吧！」

十四萬元的誘惑立刻博得了衆人的同情
了。金發走到掌櫃那面拿了張白紙，大家便
紛紛的把名字簽上去。那張傳到李維面前的
時候，他又發牢騷了。

「我不簽的，」他說，「誰曾聽見有窮
措大會發財的呢。世界的壞，就是壞在人們
都存了僥倖的心理，便把正當的事業也放着

不幹了，一個人應該自己努力……」

但是他還沒說完，他的聲音已經給更顯雜的聲音掩沒了。

「你不來便罷了，嗚嗚嗚嗚的什麼呢！」他彷彿聽見有人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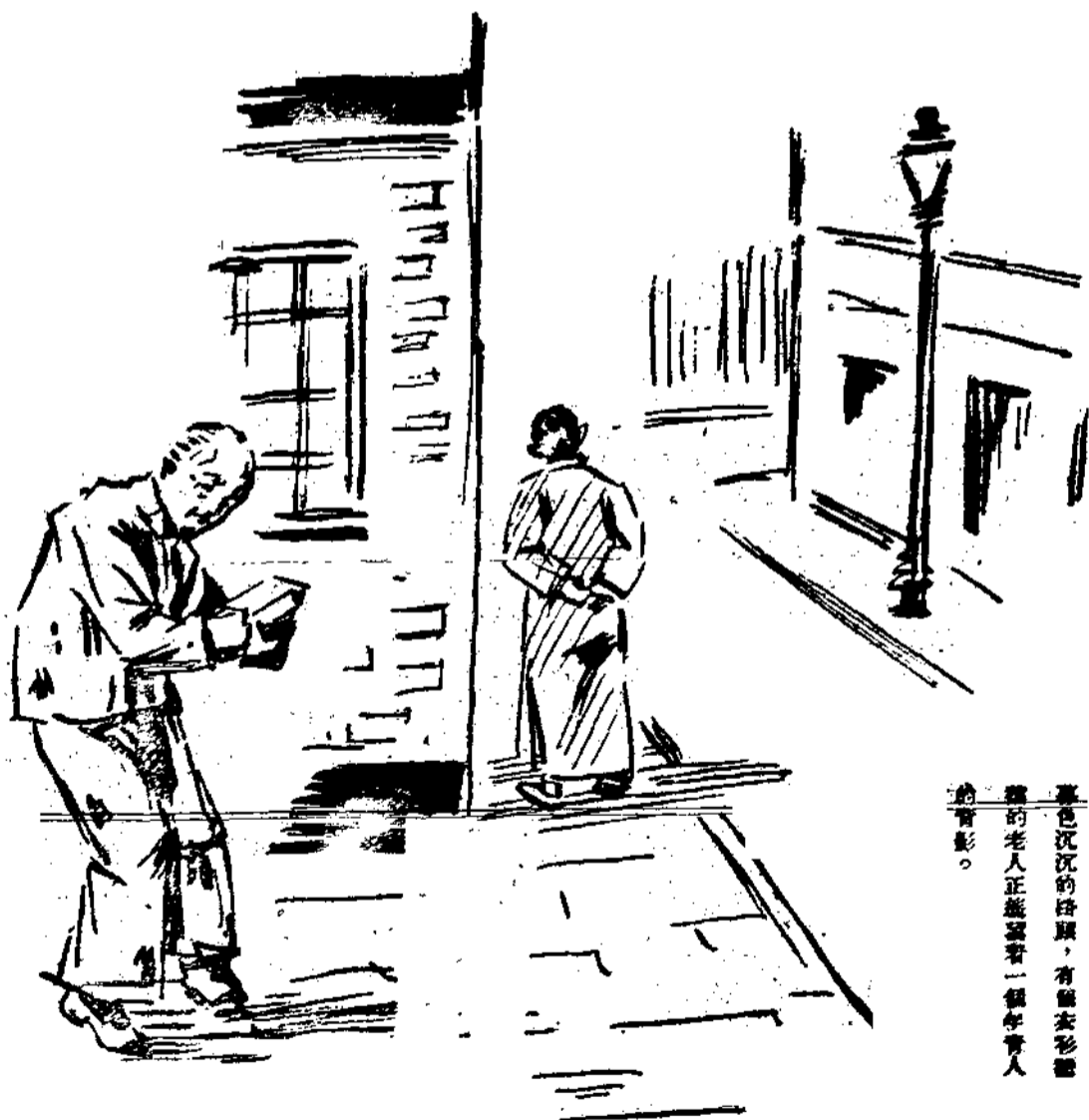
(11)

同日，想着發財的自然不單祇茶肆裏的一班人。在這鐘裏的一間柴店中做掌櫃的林法，他心裏也正做着發財的大夢。因為兩日之前他也曾揆揣了他的所有來買了一條。他每日每夜都在做着夢。想着假如中了之後，不特可以清還了現在無法清還的一切債務，而且以後一輩子的生活可無憂慮了。

那天，他在店前做着同樣的夢的時候，一封信從郵差的手上擲到他面前來。

他有點驚異了，因為在來了這鎮以後他從來不曾接過信。他忽忽地把信拆開，裏面雖則寥寥的幾個簡單的字，不過在他的眼中看來，他一瞧便懂得的。讀完了信，他的臉色也灰白起來了。

原來在他的私生活，還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兩年之前，他因為自己的妻對他不忠實，他在憤怒之下把妻殺死了，一個



暮色沉沉的街頭，有無名形體的老人正凝視著一個年青人的背影。

人更名改姓地逃到這裏來。現在的一封信，緝已經發覺了一切，準備到鎮裏來捉他了，是從前他的一個要好的朋友寫來的。這朋友因此通知他馬上逃走。手拿住這一封信，他心裏不覺惶亂起來

。逃走是必需的，可是逃走的盤費呢？

立刻悄悄的把幾件隨身的衣服也典當了，可是從當舖出來，也不過換得了幾塊錢，於是他想起了自己袋裏的彩券來了。便馬上走到李維的家，因為李維平日頗算能賺得起他的，他準備和他商量。

可是李維還沒回家。祇見到李維的妻。打完了招呼，他便對李維的妻說起來了。他撒了個謊，說家裏的孩子病得利害，非馬上回去不可。最後他便拿了那張彩券出來，

「還沒辦法呵，嫂嫂。我借也沒處借。這裏有張十元的彩券，我現在轉賣給你吧。說不定中了頭獎，十四萬塊錢是穩到手的。你們福氣好，也許落在你們手裏啦！」

李維的老婆起初是不肯答應的。因為她雖然知道丈夫平日是待人和善，可是對於金錢的出入是一些不肯放鬆的，所以猶疑不敢決。終於因為林法苦苦央求，她見他那末可憐，而且那獎券也說不定有利可圖，結果便拿了十元給林法買了。

李維回家，她便把彩票給他看，並將情形對他說了。李維聽了很不高興，他想起剛

才在茶肆中各人叫他合夥買彩券，他却決絕了的情形，他便以為一定是有意來捉弄他，從他的妻子入手。因此不覺越想越怒，立刻拿了彩券去找林法，到了柴店，才知林法已他離店去了。無可奈何，祇好袋起了彩票，裝了滿肚子悶氣回來。

三天之後，大家吃過晚飯，在茶肆中間談，除了李維之外，各人都很高興地說着中了彩之後當如何快樂。有的說中彩後即買大洋房，有的說要娶姨太太，有的更說中獎後必終日高臥，不再去賣氣力，議論紛紛，祇是李維在旁邊時時說一兩句譏笑他們的話。

正談得高興，一個店夥拿了張晚報進來，說今天開的獎券號碼都全印在報上。於是大家爭着取看，拿已購的票核對着，才覺得剛剛的心願，完全是泡影，大家沒精打彩，把報紙攤在地上。繼續談天，又贊許李維的有先見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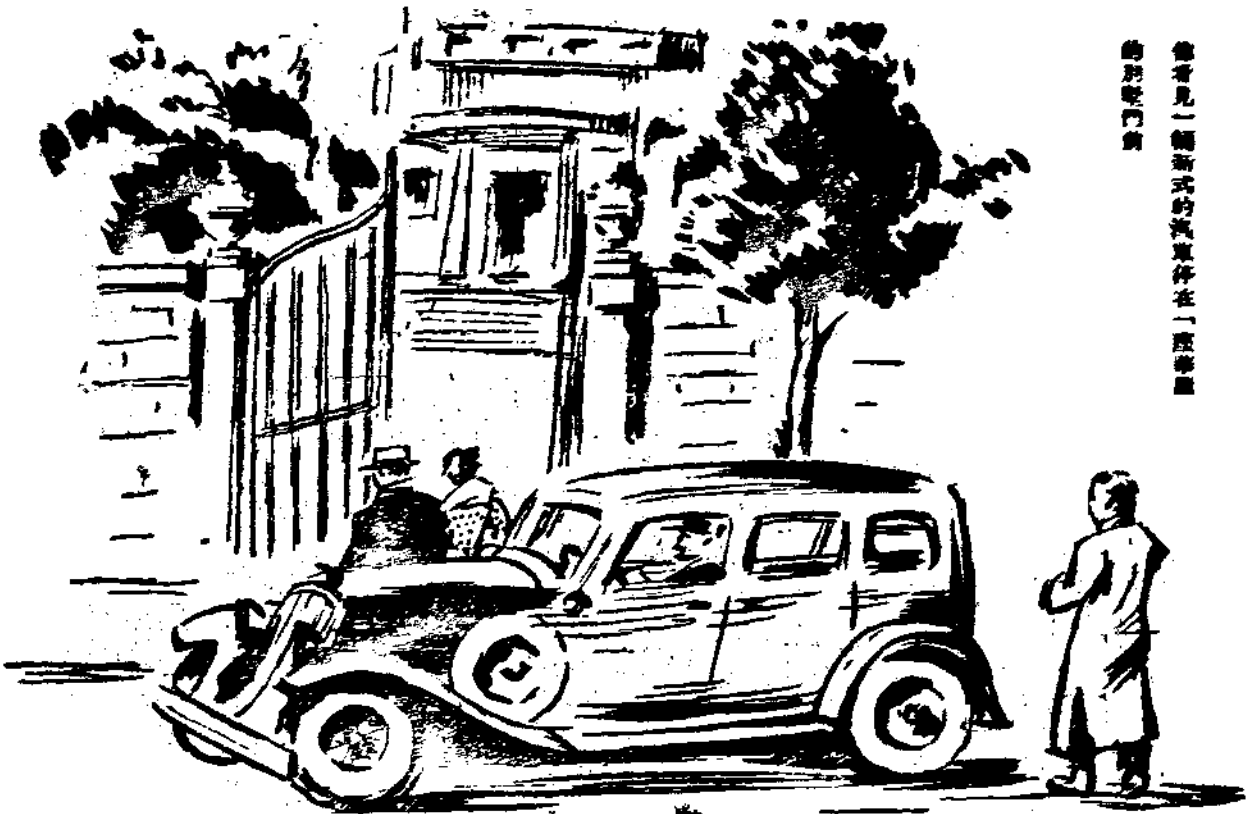
可是坐在旁邊的李維，雖然外表鎮靜，心裏實在也巴不得把自己的券拿在核對。不過當在大衆的面前，有點不好意思。假如中了，大家一定要罵自己自私自利，倘若也落空呢，那末將不知要給他們譏笑到什麼田地

了。想來想去，想到了計策，看見桌上有個酒瓶，便說說借回家裏盛酒，乘機在地上把各人擲下的報紙拾起，包裹着瓶子，便走了出去。

外面四週昏黑，一直走到一間有錢人家的別墅的門口，門上的燈光輝映着，他就在燈下把彩票從懷中拿來，在報上核對着，出乎他意料之外地，那頭彩的號碼，果然和他所買的完全相同！心裏立刻驚喜欲狂。呆立在路邊，拿出紙烟狂吸着，倚柱閉目，默念着那偌大的財富，不知如何措置？正在沉吟，忽然汽車的喇叭聲把他嚇了一跳，原來一輛華貴的汽車正停在那別墅的門前。一個服飾華麗的紳士，正挽着位美麗的女人從車箱中出。這情景映入李維的眼中，四十年來，他第一經驗到見了漂亮的女人時心裏有些搖動起來。同時想起自己現在已經富有，要個漂亮女人，有何難事，於是自己又幻想已經在那美人的身邊，那華服的紳士彷彿就是自己。

正在想入非非，汽車的嗚嗚聲又來了。他才又跳了起來，以為是做夢，忙又拿着報紙細細察看，證明自己當真中了獎，於是拿

他看見一個新式的汽車停在「康樂里」的別墅門前。



起酒瓶，準備回家，忽又自笑拿瓶何來？便把瓶扔在路邊，半跳半跑的走回家裏。

抵家了。他預備入

門便馬上把這喜訊說給妻知。可是那時他的妻正伏在桌上打瞌睡，在等着丈夫的歸來。頭髮蓬鬆，面色蒼黃，煞是難看。結婚後十餘年來，他又第一次發覺他的

女人的面貌，是猶一般

的養陋了。於是又幻想着路中所見的美女，心中想着如果在家裏等候自己回來的正是那美女，那末多麼幸福呢！於是在妻的臉上，幻想着是那美女，祇見那美女輕輕從夢裏醒來，唇目含笑，向着自己，不覺心花怒放。可是細細察

看，才發覺並沒有什麼美女，不過依舊是自己的黃臉婆而已。心裏又覺有點失望。可幸這失望，也不過是剎那間的感想而已，中頗獎的喜悅，依舊在腦中，於是把這消息對妻說了，大受

當晚，兩

他時時望着妻的，是那美人，待發覺那不過是幻想，把被扯過了頭，高高看。可是不久又覺被冷

第二天清早起來，妻照

餐給他，他不覺自言自笑地

早發，難道是這樣的麼！」勉強吃一點點，不禁又蹙眉說，「怎麼這毫無一點味道的呢！」

這時候，剛剛小店夥進來報告，說姓周的那筆十二元的賬還收不回來。李維祇是輕輕一笑。好像不大關心似的。這小夥伴也覺得奇怪起來，摸不着頭腦，慌忙退出。李便對他的妻說，「我一生克儉，反不若一張十元鈔票所給我的那幾多。那末我還何必這樣幹下去呢！」

名師與高徒

袁牧之作
張中玄插圖



畫的是他腰部以下，腰部以上的部份，雖畫得直不容易看出是動物，風景，或是人體像。

天像火燒似地熱。

已經西斜了的太陽照在樹梢上，

樹梢一動也不動，就像是畫裏的。

我靠在窗上嘆了二口氣，心裏想

，身為藝術校長，許久沒有創作，連

風景畫也好久沒有畫一張了。

「生活的無聊，環境的惡劣，太沒有了刺激，太沒有了靈感啦！」——我的靈魂這樣地呼喊。

「噫！」——從我的肉嘴裏吐出了一口氣，這可以代表我的肉體的感覺了。天真是熱得太可以了，我又胖，一動就出汗，沒有作品也應該付以原諒的。要不是為了開學，我一定還不到上海來，這時候正在光赤條條地睡午覺。

上海的空氣似乎

都市找些刺激，得作品的，誰知來

上海比鄉下還

涼，儘是汗。我那個商標影袋在冬天可以帽子，現在可受得了苦，不僅在根裏滿着汗，還冒煙，蒸發得熱，熱得癢，癢了抓，抓

下一大堆一大堆雪花似的白屑永遠抓不完。

兩個胖的手臂要擡到頭頂實在很費力，

越抓越熱，越熱越癢，沒有辦法跪下了地，用頭頂着沙發背，鑽洞似地磨，這可省事而舒服了，閉上眼。

「先生，有客來找你。」當差的新來，還沒有歐化，不敲門就進來了。

我向他白了一眼還是頂着磨，磨了一下對他說：「我沒有在家。」

當差的像模特兒似地呆立着，他像是不解我的舉動不懂我的話。這兒的事情他不懂的多着呢，他沒有天才，我也懶得去教他。

可是，說他沒有天才，他却說出了一句有天才的話，他說：「是一位女客來找你。」

「女客？」我抑止了我的興奮，裝做討厭似地說：「叫她進來吧。」藝術家原無需抑止感情的，是怕那當差太不夠了解了。

「刺激哪！靈感哪！」我的靈魂這樣地叫。但是進來的女人却是沒有靈感，不夠刺激的。

一副低能兒的相，穿一件我脖子也可以套得下的布做的短旗袍，兩根辮子一根拖在肩膀前一根拖在肩膀後，一雙自己做的鞋子就象做了她的人樣兒。

一見她我冷了心，汗也不出了；頭可又癢起來，要抓。

「先生，」她向我這樣叫一聲，「」口的鄉腔。接着說了一大堆的話，我可沒有注意聽。講完了以後，問我可以不可以答應她？這可叫我爲難了，我要她再講一遍給我聽。她看了我的耳朵，疑我是雙子，雙子也好吧，我是藝術家，我的靈魂在出神，這低能兒是不會懂得的。

這一回我是聽懂了，她是不滿意家庭從

鄉下跑到了上海來，爲的想獨自來研究藝術的，想跟我商量暫時欠一次學費先上學，等她的舅舅寄了錢來再還我。我，學校，藝術，這三位本來是一體的，我看她是鄉下剛來很老實，也就答應了她。不過看她這低能兒的樣子跑來學藝術，實在只是把我學校的宿舍當一回旅館就是了。

我很快地答應她是想送了她出去，我又可以跑到沙發那裏去頂頭。她也果然就走了。



我 走到門

那橫拖在肩膀前的辮子跳到了肩膀後，另一根在肩膀後的換到了肩膀前。我望着她的後影嘆了一口氣。

開學以後，我的事務也忙了，抓頭的機會也少了。不過我的靈魂還是時時在提醒我，叫我找刺激找靈感，我也還是時時期待着一張偉大的作品。

上了三星期的課以後，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點名簿上有一個女生從來沒有上過我的課，打聽別的教員又說她從來沒有缺過席。我要不是校長，要不是自己對於自己有堅強的信仰，這件事許會使我懷疑我的教授不如別的教員好。但是我總覺得很奇怪。

漸漸地學生們都跟我覺得很熟了，尤其是女生們，可是有一個女生見我總是躲避的。她像是很高傲，連校長也不在她眼裏，別的女生們老是退縮後圍着我在走廊上講笑話，她總是不在這一羣中。

她又像是很怕羞，有幾次她不預防地和我對面碰見了的時候，總是立刻紅了臉，低着頭走開了。

經調查，我知道了她就是那個從來不上我課的女生。於是我明白她並非是高傲，假如是，她何必要上我辦的學校來？她一定是

見了我有什麼怕，也許是我的眼睛看人太銳利了。但也用不到一見我就立刻紅了臉低着頭走開呀？這樣子竟使我懷疑是在何時何地和她發生過一度關係的，而且她的臉相也像

是見過很熟的。

○ ○ ○

天不如以前那麼地熟了，但當我想到這個女生而想不出所以的時候，我還是抓頭。爲了找刺激，爲了找靈感，靈魂的要求，我終於在一天把這個女生叫了來，想知道個究竟。

她一進來見了我就紅了臉，低下了頭，在一張枱上坐下了，呆呆地，像是受審判。我覺得很爲難，不知問她什麼話才好，

跪下了地，用頭頂着枱面，眼淚滴的。



結果是擺着校長的架子問她幹什麼不上我的課？

她聽了嗎的一聲哭起來。

這一哭可使我明白我的猜想是對的了，我一定在何時何地和她有過一度的關係，現在見我不認識了她傷心了，所以哭起來。

「刺激哪！靈感哪！」我的靈魂高興地叫

我就坐近了她的身邊去，預備勸慰她。但當我還沒有想到適當的話，她可比我先開口了。

「先生，我的舅舅……」帶着點鄉腔。

藝術家糊塗的時候是糊塗，敏感的時候是敏感的，這時候我可敏感了，我猛得想起了她是誰？我覺得我剛才的猜度有點兒過於荒唐了。

但是她可整個兒地不像了，她的旗袍，她的頭髮，她的鞋，她的一切都有了曲線了，不再是從前那樣地低能兒相。尤其是她臉部的化妝更是出人意料地進步得快。

由於這些，我自嘆對於藝術修養的不夠直到今天我才發現她有偉大的藝術的天才。

於是我勸慰她：要她別爲了一點學費懷念在心上，她應當明白她自己的天才，要努力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像我一個樣。

她感激得又流下眼淚了。

「刺激哪！靈感哪！」我的靈魂又是一陣地叫。

我要她第二天也來上我的課，她答應了。我還告訴她，我預備特別造就她，把我肚子裏所有的學問都用速成的方法搬給她，依我的計劃，她不到半年就可以成就一個藝術家，她聽了高興了。

從此，她再見了我的時候，不再低頭紅臉了。

第二天起，我個人的事務上多了一件事，就是預備速成地造就她，特地爲她編起個別的講義來。

每天她上我屋裏來一次，但避嫌疑起見，不能留得久，雖然我們是正大光明的藝術的研究。

講義由她自己來拿，次日她依據我的講義送一份課卷來，我再依據她的

這樣，不到十幾天，這個天才的學生她一切的觀點都同意了我的觀點了。

「刺激哪！靈感哪！」我的靈魂還是每天這樣叫。

於是我又抓抓頭皮想到了她。

她的一切觀點已經和我相同了，只是生活體驗的不夠。她自從來到學校以後，至多只是幾個窮學生們請她在學校附近的小店裏吃吃飯，顯然地她所接觸的世界是太小了。我第二步的計劃就

面目，都市與文化，關係的，一個藝術家而不

她聽了像是不勝地興奮與喜歡。她是有天才的，我一點兒也沒有造就錯

在電影院裏，她懂得在暗頭裏接近我，見了銀幕上一對男女接吻的時候她懂得偷偷地望我一眼，見了女明星解開衣服要洗澡的時候她懂得輕輕地搨我一把。她是有天才的，不過也一半是我苦心編成的那些講義的成

果園

Apples by J. P. McEvoy



公園大街，克拉麗塔，凡得爾·布萊克

先生。

布萊克先生：

您是貴忙的人。重要的事務分您底心。新的活動教您忙不過來。我們知道貴人老是多忘事的。因此，我們底委托者福利公司對於算賬也並不怎樣放在心上。他們知道您會還的。我們也知道。他們委托我們關照您，尊賬二千七百元記在賬上已經一年啦。他們希望了結這筆賬。您也自然是想了結這麻煩的。何不在今天，立刻，坐下了來，簽發支

票呢？

亞古士催賬

服務所經理

P. A. 海耳

布萊克先生：

我料想我底信一定被您放到錯誤的地方了。也許，您這些時正在外埠公幹。我們相信您

是不會居心把我們底友誼的關照置之不顧的。同時，我們相信您自己也會知道，像這樣不聲不響，幾乎使我們很難應付。我們底委托者福利公司信任我們。轉過來，我們也同樣信任您。像您這樣有錢的人，那樣一筆小數目難道還成問題麼？可否囑咐貴書記從速把二千七百元的支票擲下呢？我們相信福利公司對於我們和對於您的信任是決不會錯誤的。

亞古士催賬服務所經理 P. A. 海耳

布萊克先生：



債

麥伊惠作

Comfort Me With

老實說，別以為我們可以天天這樣寫信給亞瑟。凡事都得有一個限度。我們底委託者福利公司是一定要您這筆存款的，不然，就得法律解決啦。

難道硬要足下到法庭上出醜麼？到頭來，債總得還，也許還會加上一筆訟誦費呢。要不要避免這種不愉快的麻煩，足下現在決定還來得及。如何？是十天以內將支票送來呢，或是硬要逼得我們不能不採取法律解決的最後手段呢？

無論如何，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封信了。
亞古士德賬務所總理 P. A. 海耳

華爾街，債賬務所經理海耳先生。
海耳先生：

你底「最後的一封信」昨天早晨接到了。最後的一封信？那真糟！但是，我惟願那不是我最後的一封信才好。你底信真妙極啦，那麼輕鬆，愉快，友誼的，而且多情的。很容易看出，你是一位非常人，一位超脫了他底俗惡的職業的人。一位有耐性的，有理解力的人。我真猜不透你幹嗎會給這種討厭的生意經。我敢說你對於這種討

公司上
他們倒賬不倒賬？
他們全是自作自受的。他們幹嗎把二千七百元的珠寶賣給我？因為他們貪圖賺錢呀。假使他們真是有心的人，他們把珠寶留着賣玩不好麼？他們甚至於應當請我帶我

那年青的小姐來，讓她把手鐲戴在她底雪白的手腕上頭給他們瞧瞧。可是，並不然。生意一做，他們所關心的就祇有錢。好罷，給他們一個教訓看看。他們一世也要不到這筆錢，並且，我那年青的小姐一世也不會給他們看到。

說起來，海耳先生，在這整個不幸的事件之中，最吃虧的還是你呢。你瞧，你正是處於兩難之間呢。一方面，你要為那種守財奴盲目盡忠，另一方面，對於我，你從不謙遜，然而自自然然地羨慕着而崇拜着的我，不是更有好處麼？

你怎麼辦呢？老實說，我真為你傷心啦。海耳先生。尤其是你還要反乎你底情感硬要不再給我寫信。我看你還是寫罷，給我寫信也許可以把你那鬱抑的情緒舒展舒展。雖然你啞哩咕嚕說些不中聽的法律解決的話，可是我可以饒恕你。難道那些法官和律師底小氣的爭吵與不值錢的詭辯，你那高貴的靈魂會受得了麼？說到我這一方面，當然，法律還能夠接觸我？我是超乎法律以上的。

再見，朋友，我們底通訊雖然短促，可是是很珍貴的。我將永誌不忘。

你底朋友 凡得爾·布萊克

布萊克先生：

我決定再給你一封信。我祇要告訴你，我想不到一個人會這樣無恥，居心騙去別人二千七百塊錢，還裝着笑臉硬賴。

你說，你真為我傷心。呸！你以為你還有人心？你底心已經變成了狼心。乾脆把二千七百塊錢拿來罷，不然，我就是剝你底皮，也得找出二千七百塊錢的。那樣油頭滑腦的信再不用來了。你以為你調皮麼？假如我們這一門，你要不到錢而底要剩一堆不值錢的伯皮話，你高興麼？老實說，沒有誰和你開玩笑。

住得起克拉麗塔的人，還怕還不起這樣小的一筆債？坐下來簽張支票不比寫那樣的憑信省事得多？蠢東西！

經理 寶麗·海耳

附啓：把手鐲從你那年青小姐底「雪白的」手腕上勒下來，變錢還債罷。

寶麗：

假使你真是我所想像的P.A.海耳先生，

我相信我會更高興你一點。一個男人，雖然他實心是要做那種污穢的生意，然而，祇要在表面上還穿着友誼之白袍，對於我這樣一年來不曾受過過存的人，總還算得大可安慰的事情。假如你是一位P.A.海耳先生，你可以算得這荒涼世界中的一番路燈。可是，

你原來還是寶麗·海耳女士啊！這麼一來，你真變成我頭上的刺痛了。女士而竟來這樣逼賤，那麼，你不過是藏在你那亞古士德服後面的「一個惡辣小姑娘而已。如果有憂悶的青年人走到你那裏，你一定會吐露你那舌頭，怪叫一聲「Damn!」——當然，那會是甜蜜的，小巧的舌頭。這種舌頭，不論長在誰口裏我都稱讚一句，可不能長在「寶麗·海耳」底口裏。

從事那種最卑鄙的商業生活！專吃腐肉陳屍的傢伙——那就是，專去發掘那些掩埋已久，早被遺忘的舊債。你自己想想看！夜晚怎麼睡得着啊！我想那些偉大的舊債底精靈是會把你纏着的，因為你擾亂了牠們底久已長眠的休息。

可是，在你底信中有一句我不能不加以批駁的。「住得起克拉麗塔的人，還怕還不

他這樣小的一筆債？」（真是好笑的話啊！）

告訴你，我已經兩年沒有住在克拉麗塔了。離開克拉麗塔的時候，我還組織了一個搬家隊哩。家是怎樣搬的，你曉得？我邀了許多朋友來，他們把我底衣服全穿上，把我底書籍古畫全裝在口袋裏頭，拿不動的東西就讓牠留下。走了以後，旅舍主人簡直不曉得我底大古啦。可是，我拜托了一位朋友給我底信轉到我在現的住址來，不過這住址決非克拉麗塔罷了。

那麼，再會，賈麗。海耳。我大約不會再接到你底信了。那也未始不是好事。

這在天涯的 凡得爾·布萊克
附啓：那小姐早已收拾她底一雪白的手腕一和手鐲，離我而去了。

布萊克先生：

那女人說離你：我一點也不覺奇怪。一位有眼光的，有自尊心的小姐，是決不會和你們這種人往來的。既不還且不要說她。而且這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搬家騙房租。你別以為你已經搬走了我就找不到你，討不回你這筆債。老實告訴你，我拚命也得把你這

筆債逼出來。

吃屎的傢伙，我是？最卑鄙的商業生活？呸！我告訴你，你聽清楚，這服務所是我父親遺留給我的，他是美國第一塊牌的舊賬房收家，這是我引以自傲的。你不能這樣隨便誹謗我底父親，我不會和你干休的。假使我是一個男人，我得敲破你底頭。並且，我得告訴你，就是花一百年工夫，造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找到你，問你討那二千七百元的債。你聽看罷。

賈麗·海耳
海耳女士：

我恐怕我稱你為「賈麗」你會誤會我底意思。年青的娘兒們到了揚言要敲破一個男人底頭這種程度，未免親密得教人不得不避了。從現在起，你祇是「海耳女士」。也許你是一「海耳夫人」，已經有了一位矮小肥胖的丈夫，和五六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小海耳。真的，這一幅圖畫我真想像得出。一筆實得無厭的海耳們在那裏發狂發瘋。小海耳們拿着鐵頭釘把，老海耳穿着活板大禮服抓着一隻舊債從黑暗的森林中跑了出來，而得海耳。那就是你。以好幾倍的速度發出

殘暴的嗥叫，給與他們以鼓舞。

好罷，我還得提防你那尊夫。不過，你要找得出我住的，算天下第一條好漢。事實上，小，又黑，又難看，連我自己也找不到的。

那麼，再見罷，吃屎鬼。
吃屎鬼先生和諸小鬼。
退避三舍的 凡得爾·布萊克

親愛的布萊克先生
老實給你說了罷，這裏沒爸爸，也沒有什麼小鬼，祇有。且我也並不是吃屎鬼。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想在怪模怪樣的小鬼們所佔有的世界之中掙扎掙扎而已。

我父親一年以前死去，遺留給我的就是這亞古士律師事務所，整部的產業就是一些像你們這樣的要不到手的倒賬。在華爾街我已經沒有辦公處了。正如在公國大街你沒有一大公寓一樣。亞古士事務所久已付不盡房租。現在，我祇到那裏去取信罷了。而我

（續見四十八頁）

黑影

風和雨吹打着雨傘。銀行職員塞米爾把宿舍大門打開，讓達波吉阿利先生，一連兒走到裏門門口。塞米爾把裏門打開一下，讓一盞光線投入黑暗的街心，於是，再關上，但是兩人却仍舊留在入口的地方，並不進去。

「現在，我們在這兒觀看罷，」他輕聲說。

兩人抖擻了衣上的雨點，輕移着腳步，偵探似地。

「你把裏門打開一下，是表示已經到裏面去了麼？」心理治療家波吉阿利先生問。

「是的。前晚，我等了幾分鐘。……後來，我把裏門開了一下，又關上。那，尾追我的黑影就來了。這真是豈有此理的事。為什麼總是尾追着我？波吉阿利先生，法律上不

禁止這種事麼？完全不為什麼。也可以隨便。尾追一個人麼？」



SHADOW
by T. S. Stribling
Winner of the 1933
Pulitzer Prize for the
Best American Novel

「我不是法律學家。也許是一種怪犯吧。」



「從來沒有聽見的事情。你不知道他為什麼尾追你麼？」——想不出你做了什麼事麼？」

「想不出。」

心理學家輕微地笑了一笑。

「這是很容易的。誰都可以想出一點線索來。一點點大概的原因也想不出麼？」

年青的一個似乎有點不高興。他沉默一會，終於說道：

「你——假使你知道那大概可能的原因，你就能給我更好的忠告？」

「自然。你得告訴我與這黑影最有可能的關係的事情。你想——」

銀行職員神經質地打斷了話頭：

「那是——那是一間療養院。」

波吉阿利先生把視線從街頭轉向青年。

「一間什麼？」

「療養院。」

心理學家呆立了一會，設法把這種意想不到的材料容納於他底假設之中。

「一間紐約療養院？」

「是的。」

「在公園街？」

「第五街。」

「那都沒有關係。——心理學家托眉毛皺了一皺。終於，他說道：「喂，你是不是把什麼人私藏在一間私家療養室中？」

塞米爾怔住了。

「不，不！在療養室裏的是——是我底朋友，一個朋友。……我們乘着汽車，出去解悶。」

「這位朋友——當然是女朋友囉，是不是，塞米爾先生？」

「假使是男人，我們在他房裏談話就得了。」

「當然，當然。……並且，你認識這女人很久了。」

「你怎麼知道？」

「到病院去，當然不是去交新知，祇是去找故舊。」

「……我從小兒就認識的。」

「……是的。……那麼，那麼，那麼，她是——人，和你一樣？」

銀行職員……

「從我——來的麼？」

「當然。」

「我不曉得。」

「誰都是那——自己沒有。」

銀行職員笑了起來，但是中途忽然停止。沉默了一會，他莊嚴地說道：

「對了。我們都是本西法尼亞省愛布魯克人。我出來，比她早一兩年。」

「噢——那麼——這位年青的女士家庭怎樣呢？富有？中等？或者勞動階級？」

「中等。……她父親是醫生。」

波吉阿利先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既然這樣，那麼，她一定是結婚了，而且丈夫是有錢的人。——一刻兒沉默。銀行職員於是奇怪的聲

骨問道：

「你怎麼一下子得到這樣的結論？」

「錢總得有個來處呀，塞米爾先生，」

心理學家解釋道。「第五街療養院是花錢的

。那位女士似乎自己並不掙錢，因為，假如

是自己掙來的錢，她一定不會住頭等療養院

。而她居然住了，這就是可以暗示她已經結

了婚，一種不幸的結婚，而且，住得起第五

街療養院就可證明她丈夫是富有的人。」

職員不免有些驚訝。「真是太簡單了。」

心理學家也笑了。

「那麼，你方才說，你帶着這位女士，

這位什麼夫人——」

「赫斯蘭夫人——瑪格麗赫斯蘭。」

「——出去散心。但是，你又說那隱匿

你的人，假使有原因的話，就是因為療養室

。這個我真不明白。為什麼療養室會尾追你

呢？」

塞米爾抽了一口氣。

「我一解釋就很簡單了。我們一道乘車

出去，但是沒有一道回來。」

「你讓她一個人回來麼？」

「不。……我——我回來的時候就沒

有她。」

「為什麼不把她一道帶回？」

「她——她不見了。」

「什麼？她是跑出車外，離開了你？」

「不，要是那樣，也不叫作不見了。她

她失踪了！事情是這樣的：我下車去，

到一家紙烟店買火柴。大約不到三分鐘。當

我轉來的時候，車，女人，和車夫，全不見

了。」

「你怎麼辦呢？」

「我打電話告訴療養院。」

「那裏當局怎樣說？」

「要我馬上。」

「你去了？」

「當然去了，並且解釋這事變。」

「那麼，也許那偵察你的人是療養院打

發來的吧。你以為院長會相信你底話麼？」

「我說不上來。」

「他不會相信的。他是在找他底病人，

是不是？」

塞米爾把手神經質地揮了一揮。

「我不知道。……也許是。」

「可是，你想得到赫斯蘭夫人怎麼樣了

麼？」

「簡直想不到。」

兩人無聲地站着，窺伺着黑暗的街面。

「火柴是什麼人娶的呢——你，或者她

？」

「是她。」

「那麼，你看，當她請你去給她買火柴

的時候，你知道她是要一遲離開你的麼？」

「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女人們喜歡的總是像電氣自來火那種

小巧的玩藝兒，所以，她決不會要你去買火

柴，除非是——」

「可是，波吉阿利先生，我們都不是什

麼心理分析家。……」

波吉阿利不耐煩地把地放踏了幾踏。

「塞米爾先生，問題在這裏。你自然而

然會把電氣自來火給她的。那麼，假使她還

要你出去買火柴，那你就一定知道——」

「可是我並不知道。」

「是的，你並不知道。不過你也無須乎

把你這種動作底動機對我掩飾。第一，你要

掩飾也掩飾不了，第二，你是出錢請我來做

你底心理治療者的，請我來給你解決問題的

。那麼，請你乾脆說了罷。爲什麼竟然會跑出汽車，到紙烟店去，而讓赫斯蘭夫人獨自走掉？」

塞米爾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突然，他抽了一口氣，輕聲喊道：

「瞧，那裏！他來了！」

兩個人都沉默起來，望着對街一個人影，雨絲使這人影朦朧起來。

「他幹什麼的？也許是想發現你把那位夫人藏在什麼地方，對不對？」

「誰知道？也許他以為我把她藏在我自己底房間。」

「你沒有藏麼？」

「沒有！沒有！當然沒有！你想，一個銀行職員敢幹出這樣的事麼？」

「瞧，那傢伙到這邊來了。」

年輕的一個走上前一步，望了一會，戰慄着，但是，忽然之間抽了一口氣，很輕鬆地。「對了。這不是那個追蹤我的人，那人高大得多——像你這樣高大。」

波吉阿利望着那人影轉過街心，向着他們方面走來。於是，他們又繼續討論。

「我想，你所告訴我的，就是說你跑出

汽車是故意讓赫斯蘭夫人走脫的——」

「決不！我並沒有對你說這種話。」

「當然，話沒有說，不過情形是可以想見的。你底神經質與這個全無關係麼？」

「全無關係，」年輕的一位肯定着。

第三人穿過了街心，走到寄宿舍階沿上來。

「請問這是二百十五號麼？」

「是的。」

「塞米爾先生住在這兒麼？」

銀行職員把來人望了一眼：「我就是塞米爾。」

「啊，塞米爾先生。這文件是送給您的

。這是這案件裏面的關係人。一件離婚案件，我唸給您聽。」於是，唸了起來。

「赫斯蘭？」

「赫斯蘭，是的，赫斯蘭夫人。」

「我完全不曉得赫斯蘭夫人在什麼地方，我簡直不曉得。」

「先生，你曉得不曉得不與我相干。我祇是一個傳達人。您是這案件底關係人。」

「我實在不曉得。我會失業了，銀行會斥退我了。波吉阿利先生，你是知道的，我

對於那女人完全不曉得，我爲什麼要爲這種事情失業呢？喂，朋友，你說你沒有找到我不行麼？你就說沒有找到我罷，沒有找到我可以找到五十或一百——一百塊錢。」

「可是，先生，我已經找到你了。」

來人點了一點頭，把文件交給塞米爾，冒雨走了。

銀行職員望着那黑暗之中的傳達者，一直到他隱沒在雨中。心理學家望着他底同伴，作出深刻的思攷。

「你真沒於想到這人會來麼，塞米爾先生？」

「我怎麼會想到，怎麼會呢，游

先生？這真好像從天上掉下來的——」

心理學家點了一點頭。

「是的，我看得出來。你真沒有預料到，你實在是莫明其妙的。」

「實在是莫明其妙的。」

心理學家摸着他底下巴。

「這真是奇怪的事情，塞米爾先生。你和赫斯蘭夫人在車上的行動證明了一件事情。而你對於離婚這事意想不到的驚訝却證明

(續見三十六頁)

說 小 影 電

花 妹 姊

述 筆 者 記

著 編 秋 正 鄭



兒 生 孿 的 她 和 親 母 的 輕 年

這天桃哥從市場回來得特別早，手裏拿着一大包的東西，嘴裏唱着山歌，面上露着笑容，大踏步的向自己家門走來，大寶和她母親正坐在門口紡紗，她跑來迎着桃哥，把那包東西接過來，笑着問：

「我叫你買的酸梅有買沒有？」

「你叫我買的東西都會忘記的嗎？」桃哥很得意地答，他望了望他的愛妻，「我問你，你這幾天都叫我要酸梅，究竟有什麼用？」

「你自己猜猜罷。」她說完笑着跑開了，桃哥見她這樣快活，自己也心花怒放，於是發步追她，兩人繞着屋前的空地走了兩個圈子，他卒于她捉住了，硬要她講，她嬌嗔了一會，在他耳邊細聲的說：

「傻瓜，我有小孩子了。」

他們住的是內地一個很幽靜的鄉村，那時雖說是民國十三年，但革命的勢力尙未統治全國，三民主義在他們的省界內尙是被禁的反動書籍。桃哥的父親是個教學先生，為人很慈祥，大寶很小的時候，父親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剩下她母女兩人沒人依靠，桃哥的父親便把她倆養起，直至大寶和桃哥都長大成了婚，十幾年來辛勤凄苦才至今日，在大寶母女眼裏，他真是個活命的恩人。

這時桃哥和大寶很歡喜的跑進父親的房裏，大

寶的母親也隨着進來，桃哥對父親說了他們的喜訊，還加了一句：

「爸爸，我也快要做爸爸了。」

老人家聽了並沒有怎樣的表示，默然一會，才慢慢的說：

「桃哥，這當然是歡喜的事。不過，你得知道，以我們這樣的人家，多張嘴吃飯是很大的問題，現在我又老了，單靠你出去賺錢……」

大寶和母親都覺到一陣的心酸，但桃哥依然很高興，把衫袖抽起，拍了拍手臂，說：「爸爸，你別憂心罷，我有的是氣力，何愁沒有生活啊！」

夜深了。整條村沉寂到像死去一樣，大概有兩點鐘了罷。大寶偶然醒來，朦朧中覺得廳堂的油燈還亮着，她向那裏望去，原來母親還沒有睡覺，一個人危坐着，而且，大寶定神再看一下，她在哭着哩。

「傻瓜，我有小孩子了。」

她起床來走到母親的側邊，問：「媽，你哭了，什麼事呀？」

母親似很堅決的樣子，勉強止住了眼淚，半斷半續的說：

「大寶，我瞞了你許多年了。你一向都不知道你父親究竟在什麼地方，今晚我得說說你知了。他在十多年前丟棄了我們，跑到城裏去了，那時你年紀很小，你還有一個妹妹叫二寶，生得樣子比你好看了，你忍心的父親祇帶了她走，剩下我們兩個挨苦，不是桃哥的爸爸，我們怕已餓死了，還到今日嗎？」

大寶聽了，咬着牙想不出什麼來說，眼望着她可憐的母親，一會



才勉強裝出笑容安慰着媽說：「媽，這樣的人不值我們再去想他，以前的事也過去了。反正我們現在有衣有食，桃哥又這樣能幹，你少憂心罷。時候不早了，你是有病的人，早點睡養養身體要緊啊！」

幾天之後，一切像是很平和的過去了。夜裏，他們一家四口依舊的圍坐着說說家常瑣事，然後各自睡覺去。桃哥因為整天的勞動，睡得特別好，母親的咳嗽也像好了些了，她也睡得很安靜，大寶呢？不知怎的，因為晚上她覺得桃哥的爸爸舉動有些不自然，所以心總在掛着，一連幾次睡了又醒來，她有些害怕了。難道今晚有事發生嗎？她在想，不，也許是自己太過慮了。她便勉強的閉上眼睛不再想什麼，準備睡去。

「開門！開門！」外面有人大的叫，把她嚇到跳起來，馬上推了推桃哥，母親也醒來了，桃哥三步腳跳出把門開了，祇見兩個鄰舍打一個人進來，他們一看，不覺魂兒飛到半天去。噯唷，父親怎麼了，衣服通給鮮血紅了，面色慘白，喘着氣叫痛，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他們把父親放在床上之後，桃哥忙解開他的衣鈕，想找出受傷的地方，他父親阻止他，竭盡氣力的望着他們說：「我是不能再活的了，這也是我的命啊！我……我見家裏這樣的窮苦，想找點好好的錢來。我前幾天發覺有人私販洋槍，今晚準備去報官，誰知走漏了消息，給他們開槍打中了……」他說到這兒已經呼吸很急促了，伸出隻顫着的手握着桃哥，再一字一呼吸的……

「你……」

「你們再不能停在這裏了，反正革命軍不久一定會攻過來，亂事是免不了的，你帶她們到城裏避避罷。」他說到末尾一句，已經眼睛撐不開，面上一點血也沒有了，幾分鐘後，呼吸也停止了。

他們跟鄰居的李大哥到城裏不久，桃哥總算在一家水木作裏得了一份工，可是城市的生活這樣的高，他們怎能弄到個溫飽呢？住的地方又是窄小，又是骯髒，但他們總得挨下去，除了這也沒有別的方法啊。

他們的孩子出世了，是雙生的，兩個都是很壯健的男孩子，但這對於糧無隔宿的他們，祇是加增了許多痛苦，還有什麼可喜呢？

桃哥這天回來，在門口碰見了二房東，記起今天是交租錢的日子了，摸了摸衣袋，祇拿得兩塊洋錢，還不夠，沒法，祇好鼓起勇氣給了他，懇求着說「還差三塊錢，我明天設法弄來，現在實在沒有了。」他像那二房東也是很慈心的，知道他們的苦處，也不再追迫他們。

半夜，大寶給小孩哭聲鬧醒了，才知道桃哥還沒有睡，獨自一人坐在床沿，打開一個小紙包，把裏面的東西吞下去，她忙起來搶過那張紙，這可把她嚇呆了。

「這是吐血藥，你吐過血嗎？」

桃哥知道再不能瞞她了，祇得安慰她：「做工的人受傷了有什麼



！罷走快們你，了活再能不我

奇怪，我的傷是很微的，你放心罷。」說是這麼說，但她怎能不急呢？

第二天桃哥依舊的做工去了。兩個孩子這天特別討人厭，不是這一個哭，便是那個哭，弄到大寶忙個不了，母親躺在床上又不能起來幫她，她老人家的咳嗽又起了，她在床上祇是流淚，忍不住說了一句「

大寶，你真是命苦啊！」

李大嫂來了，看看大寶手裏拿着的米甕沒有粒米，知道她們又要挨餓了，不禁搖了搖頭，無意中想到一件事來，忙對大寶說：「錢督辦的七姨太太生了個小孩子，想請一個奶媽，可是驗過許多人的奶水都不合，你不防去試試罷。」

大寶在錢公館裏等了半天，才得進去給醫生檢驗奶水，但可喜的，她居然獲選了。在錢公館裏飼養他們的小寶寶，這在大寶當然是份很好的位置了。

但，在這兒，誰也不會想到那錢督辦的七姨太太趙劍英，便是大寶的親妹妹二寶哩！大寶看見七姨太太時，也覺得她的面貌和自己有些相同，可是，她是錢督辦最寵愛的姨太太，是貴人。和自己相差得太遠了。

趙劍英怎麼會成爲錢督辦的姨太太呢？這却不能不佩服趙大的本領，他領二寶到城裏後，東營西鑽，居然實緣認識了錢督辦，他知道

鏡督辦好色，二寶又生得這樣美麗，不利用她做個升官發財的機會更待何時。

大寶到了錢家，不過才三天，不幸的事又發生了。

桃哥本來已是生病的人，加以時時憂慮，在做工的時候往往會覺得頭暈眼花的，這一天適值是那家水木作替人家改造房屋，桃哥在屋頂上搬運樑木，一個不慎，竟從屋頂跌到地下來，當場暈了過去。

兩個工人把桃哥扛到家裏的時候，他已痛到不能說話了。大寶的母親扶着病走到他的身邊，眼望着他慘白的臉，急到淚也流不出來，同居的李大嫂却有些主意，忙向二房東拿了些止痛藥替桃哥敷上，這才把他的劇痛暫時止住了。但這種傷不醫是不行的，她那裏來的錢呢？

大寶聽說母親說桃哥跌傷之後，她更急了。到了才三天，工錢是未能拿到的，怎麼辦呢？她想了一想，決定向太太先借一個月的工錢，好讓桃哥去醫治，人命要緊。

他打發母親先回去，然後大胆地跑進內室來。這時太太剛剛約好了女朋友去打牌，而且汽車也預備好了。

「太太，我丈夫跌傷了，家裏沒有錢，求你先借一個月的工錢給我，讓我丈夫請個大夫醫醫……」

她話還沒有說完，太太已經怒容滿面的截住她罵道：「你這不識抬舉的賤東西，來了三天便想借錢嗎？」說完還打了大寶一個耳光才

演員表

胡 胡	(寶二)(寶大)	英劍趙
琳景富	(母寶大)	媽大趙
秋小錦		哥桃
蓮志謙		大趙
君梅顯		姐小錢
君麗顯		兒香錢
蘭華徐		辦督錢
梅雲趙		老老林
梅和食		兒芳
丹 趙		母大李

伴悻然出去了。「打牌的人最怕人家借錢，這奶媽真是不識相了。」兩個女僕在後面細聲的說。

大寶回到小寶寶的房間來，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忽然看見小寶寶身上掛着的金鎖，這才使她起了冒險的心，她幻想現在桃哥一定是痛得要命了。也不顧得許多，便把金鎖取下，誰料這時湊巧錢督辦的女兒跑進來看見了，大聲叫喊起來。她忙用手按住錢小姐的口，求她不要聲張，但錢小姐那裏肯聽她，兩人你扯我拉，無意中撞倒了牆上一個大花瓶，跌在錢小姐的頭上，錢小姐時登暈去了。

大寶的母親聽說大寶犯了「革命黨化裝謀殺錢小姐」的消息之後，馬上跑到監牢來，但守獄的兵士怎會准她進去呢？正在嚷着的時候，軍法處長來了，她一看，並「三」上幾年前丟棄她的丈夫。

趙大知是事情噴出去會手，更會影響他的官職，於是想出一個法來，叫劍英來和大寶與母親會面。

劍英聽過了從前的一切之後，心裏感到無限的傷心，對可憐的母親和姊姊表示十分同情，但大寶怎能肯這樣了結呢？

「你是貴人，我是犯人，配不上叫你做妹妹，但你要知倘若我也有你一樣的好看，也許你要叫我做太太，向我借錢給我打你的耳光哩！」她說完想起當時的情景，心頭的憤恨更難遏止了。

但母親到底是慈祥的，她也明白劍英是被迫處此，她本身是沒有大罪的，於是竭力勸導大寶，好容易才得她姊妹兩人和好了。

母女三人坐了劍英的汽車走了，只剩下趙大一個人躊躇着怎樣向錢督辦解釋這事，因為無故釋放了一個謀殺錢小姐的革命黨嫌疑犯是了不得的事，軍法處長的職位怎能保得住啊。

古代小說與現代電影

中國唐朝之

神怪幻想 不約而同

KIKG KONG

，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忘而假寐。忽若有物驚痛者，即已失妻矣。門扇如故，莫知所出

翠竹之間，時見紅絲，聞笑語音。捫蘿引繩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迴岑寂，杳然殊境。有東



白猴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簡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微。別將歐陽乾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纒白甚美。其部人

曰：「將軍何為擊麗人無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

。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即深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纒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極野食，又旬餘，遠所合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

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

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避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勝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牀，一踴皆斷。嘗叔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

金剛

有骷髏島者，與世隔絕，自成一境；上古動物，皆他處所不見者，猶善行勇息於其間。金剛者，羣獸之帝也。島上土人以其兇厲無比，築高牆禦之，又畏其怒，時以美饈進，藉博其歡。本關於獸片識知家語，大奇；借其新

狀如骷髏。郭等攜器械登岸探視，聞比近有擊鼓聲，跡之，見土人數百圍聚門前，有黑髮總居中央壇上，穿鎧皮者四人，躍舞於前，衆期聲附和，勢如沸鼎；蓋彼土人正舉行其慘無人道之活祭典禮也。郭等匿草叢後，屏息而觀，不謂為土酋親視，洵然奔來，責其被視，欲執而殺之；賴舟主之折衝，始得獲釋。然安能之絕世容貌，已為土酋發現，日為奇貨可居矣。

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北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得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

金廬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盡花下，天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

安說：貧女子也，乃飢寒所迫，充獻守演
且。少年德史柯，深表憐憫，愛護之心，油然而
生，女亦慕其孤獨，相與接近。久之，情絲
字縈，分解為難。是日深夜，一雙愛侶，丹甲
語情；施德史柯奉喚入，而土人駕艇潛至，
擄女而遁。

安說既被擄，縛於祭壇，求土人如前舉禮
畢，謂欲出門，鑿太鑪，邀金剛至。移時，有
吼聲自空而抵，樹頭忽開，有怪物跳躍而出
，則一龐大無比之猩猩也；高可五十尺，四肢
粗似大樹之身，口如血盆，目光凶射。女驚
呼，安則則神態昂然，攬女入林。

鄧等發覺女失蹤，悉已為土人進獻金剛作
犧牲品，亟入林覓救；既出廟門，但見古樹參
天，怪石嵯峨，橫非途，至難跋涉。時天已



黎明，地上巨足形壓壓可辨，知為金剛所遺留
者。隨之前進，鼓勇深入，以盡探險，抵一深
谷，見巨木橫谷上，越而過之。行半午，金剛
突然出現於對中，伸臂指木，遂紛紛墮河中，
鄧漢居殿，幸獲不死，急奔歸報，德史柯則
薩身身暗崖上，金剛見之，伸臂作擄狀，不及
。有巨獸 (Polynar) 揉藤來噬，德史柯
獸，忽聞安說呼聲出于林間，金剛返身去
，德則奮勇出峭壁，鼓勇前進，誓欲奪女歸也
。既入林，見有一魁首偉長可七十五尺之怪
獸 (Tyranosaurus)，張口欲噬女，金剛力與
惡獸戰，一時塵飛沙揚，日月失色，吼聲如雷
，腥風四佈。戰其久，怪獸漸漸不支，倒地而
斃。金剛拔其齒，拍胸示勝，攬女他去。置
女子擄，擄弄不已，旋金剛躍崖上，有鴻雁

(Pterodactyl) 自空飛來，廣指雙
翼，張爪啣女，金剛急奪之，與怪
制戰。時德史柯離十後，見有櫻可
乘，奮勇躍女，抱之而遁，崖邊有
長藤，纏之下。金剛殺死怪，返身
覓女不得；既見之，拖藤上升，德
史柯與女相偕墮河中，急而歸。

金剛不甘失女，接踵來追，將
抵村，土人閉門力拒，怒擊之破，
闖入村中，搗毀一空。鄧等急奔
逃，時登舟逃，金剛已追及。鄧
漢居殿，金剛舉繩踏地，流涕
誓約。

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
視，騰身執之，披裂吮
咀，食之致飽。婦人競
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
。既飲數斗，則扶之而
去。又聞嬉笑之音。良
久。婦人出招之，乃持
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
足於牀頭，顧人蹙縮，
求脫不得，目光如電。
競兵之，如中鑽石，刺
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
注。乃大嘆咤曰：「此
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
將逢聖帝，必大其宗」
。言絕乃死。抄其藏，
寶器豐積，珍羞盈品，
羅列凡案。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
，寶劍一雙，婦人三十
輩，皆絕其色。久之至
十年。云：「色衰必被

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探唯止
其身，更無黨類。且置洗，著帽
，加白裕，被表羅衣，不知寒暑
。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
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
則置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
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
喜嚙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
。日始逾午，即歛然而逝。半晝
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
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
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詳
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即猥
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
「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
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
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
，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
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
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
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
，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
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皆歸，猶
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
厥狀肖焉。後紇為陳武帝所誅。
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
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
文華善書。知名於時。

大 廈 (續自第五頁)

子多失學，只有開通的人家送送女兒讀書，雖然是小學生，比起那些淘氣的男孩有點像姑姊輩了，所以她叫他們不要胡鬧，他們果然跑散。

「不要理睬他們，」像長姊一般地說。順着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呀？」

「人都叫我阿貴，」答時微覺害羞的望望她。

「唔，阿貴，這名字不大好。」她忽又像有所想得的說：「來，我領你去找鴻樞，叫他替你改個好名字。」

鴻樞是校中最大的學生，他的算術是連小學才學的，可是以前在家早讀詩書，識得許多文雅的字句。他和秀梅是初期進這學校，也就是快要讀滿的。秀梅想起他會改好名字，就領着孩子找着他。

鴻樞替他改個名字：「啓榮。」他笑着答受，順口問問那兩字什麼意思。鴻樞說那是你一族人要靠你引起發達和體面的意思。他聽了沉默一會，幾乎不能相信，一天內竟遇着兩個看得起他的人，而且一個認爲他的種族有出頭的人！他喜愛那名字，喜愛給他新名的兩個人。

秀梅和鴻樞也愛他說話和舉動帶有一股聰敏的靈動。他們本來不大喜歡跑動的，爲

了陪他也常常到郊外遊。甚至他爲體力叫他們放繩他們也不忍却。兩個人台板都不夠他的力大，猛的把他兩人拉跌地上。他忙說「對不起。」鴻樞答：「不要緊，比賽有贏必有輸。」

鴻樞告訴他，比賽有的用腦的比光是用力量更有難，譬如下象棋，教他幾遍也就懂了。可是這和拔繩相反，他總是輸的。他老是飛車吃卒，不提防鴻樞中攻砲臥槽馬雙重將軍，大元帥無地可逃。同類情形輸了幾盤，發急也急不來。鴻樞覺得不大好意思，說道：「對不起，這比賽弄你太沒趣了。」

他搖搖腦袋，忽然像背書一般說：「不要緊，比賽有贏必有輸。」

五

啓榮在縣城裏是無家可歸的，他一直在洋教士家裏。洋教士不但要收容他，還說將來想帶他到美國去，不過聲明去時頭上蓄髮依然不剪，頂上照舊要插着雉雞尾，大概那以是證明他們傳教感化力已由垂辯的唐人進到插雉羽的豬種罷。但到什麼時候才能得這成績品呢，那必須等到他的靈魂得救的時候。因此洋太太每天晚上都給他講耶穌。小孩子都愛聽故事，雖然他覺故事中人與他沒有相干；及後聽到耶穌是教人愛仇敵的，便由不相干而變反感。所以到洋太太一次說到

題目他信耶穌時，他簡單的答話就是：

「我不相信！」

「罪過！罪過！」洋太太發急了，「你現在還未明白。信耶穌就得救，我們美國信的人多，所以文明發達；漢人信的不少，也進步；你們漢人沒有相信的，苦難就深。聽聽說信者得救。」

但凡提到這人前途，都觸着啓榮心裏的痛癢，他不假思索地答：「我們爲人受苦難，因爲自己沒振作，怕死，忘記仇敵……」

洋太太簡直嚇壞了。……她對丈夫說：「那孩子是不能帶回美國的，我看他的靈魂不會得救。」往後洋太太對他講的也不多，除了學學漢文之外，啓榮以着無事可做。彷彿沒有人懂得他心裏所想，就是待他最好的秀梅也不懂。即如讀到國文讀本裏講及戰鬥怎樣至死不畏，她仍反對他的讀實，說那是廢忍，人不應學牠們一樣。比較可以談得來的，要算鴻樞罷。他告訴啓榮好些關於越南縣以外的事情，因爲他家裏有外來的報紙。他常說中國外邊受人欺負，內裏又不平靖。看來鴻樞這是有學識的人是要去幹大事的，可是啓榮問他讀實書是否出外做事，他却說自己學問太小，父親又年老，只預備替父親在縣署裏做文書。啓榮跟他到縣署玩過幾次，看見那兒在招新兵。

「內地也不平靖」，是的，不用問，啓

榮也知道縣裏近來有不安靜的傾向。自從他進學校的一年來，天旱成災，縣山上什麼都失敗，秋間收穫時曾有一批縣人到青陽村搶過一次穀。一年間他回過幾次縣山，經過城場，眼見從前看縣人不是人的現在彷彿把每個縣人看作強盜。他會把這些憤慨情形對鴻鵬說過。鴻鵬也變臉說：「我很明白，我們種族的的惡感太深了，怎能望其化爲你我兩六一般簡單！」

啓榮不再到縣署玩了，他看人練兵就難受，想起幾次回山看見老父頭髮更白，族中同輩還在飲酒唱山歌。再早一年怎麼辦，他簡直怕想下去。把自己頭出雞尾拔了，削髮做漢人了罷？但這是比祖宗過上山還更難住的事，啓榮那會如此。他苦悶不過，書也無心讀。

那年寒假他又回山去，趁着墟期山路多人走，午間先到青陽村，然後上山。走到山麓兩族天然交界處，看見兩個守路兵正和一個縣人糾纏。那縣人見他來便訴說：「我剛才在墟裏用一匹牛換了一隻銀手鐲，帶回去給我姑娘的。守兵搜身看見，硬說我偷的：」說着像失了鉅寶的哭起來，又跪在漢兵面前討還。漢兵把他踢了一腳，對着啓榮說：「你們縣賊子，只會搶會偷……」

啓榮鬱氣冒火，半句話也說不出，拳頭不由自主的向那漢兵打去，只見他往後一跌

，後腦碰在石上，登時不能彈動。人命關出了，旁的一個守兵正要動手，啓榮快撲過來奪了他的刀，和另一縣人一同跑回山上去。當日青陽村城市大亂，逃不及的縣人被殺數十名。

第二天縣署貼出佈告，懸賞捉凶手。啓榮，活擒或斬下首級都有賞。

秀梅看了哭了一場，她找着洋太太，問教堂可否向縣官作保，說他是這裏學生，並非故意殺人的。可是洋太太搖頭說：「我早知他的靈魂不會得救，他離學校回去也好，省得我們學生學壞。」

她又問鴻鵬可否向父親向縣官爲他講情，鴻鵬嘆息道：「我明白他爲什麼殺人，可是殺人償命，這是我們的國法。」

六

三年過去了。三年來廬南縣掛在人心的事便是亂。自從一次縣人衝下來把青陽村焚劫一空，又被縣裏派兵驅回山上之後，不但山麓田地沒有人耕，就是縣城人心也多惶恐。聞說縣人在山上天天練兵，說不定會打到城裏。青陽村沒有人家，只有駐兵。

鴻鵬呢，亂亂開始那一年就念完了書，替父親在縣署供職。自己情願和父母共回的結果，和秀梅成婚，兒子也快滿兩歲了。

縣署的老前輩，起初把亂亂看得太輕，後來又覺得無法處置。宣撫絕無餘地了，只

打算向省裏請兵。

「我們是不用請兵的。」鴻鵬在談話會中提出意見。他雖是廿六七歲的晚輩，可是平日辦事負責和有見解，老前輩常喜聽他的意見。「請兵結果只會蹂躪地方。兩年來鄉間農民多往城裏擠，許多田地丟荒，我們糧食將成問題，怎能再請兵來。我們縣裏兵隊不少，四鄉壯丁更多，我們要把避難的局面打開。照我看來現在的縣山與前不同，他們有組織有計劃，他們在山上衣食都夠，等我們困憊然後攻下。我們要恢復四鄉農業，就要從速轉守爲攻，集合四鄉失業的壯丁武力發制，解除這種恐懼。」

這場戰爭看來無法避免，縣裏也就決了平蕩的步骤。縣兵一半守城，另募四鄉壯丁千多人爲平蕩隊。除由軍中調幾個將領外，因爲這事要有許多隨機應變之處，決定委鴻鵬負責指揮，經過短期的訓練，鄉人都因切身關係，很有戰鬥銳氣，於是連同一部分縣兵，共有二千之衆，移駐青陽村。漢縣間的風雲也就緊急了。

雖不甚明瞭的偵察，縣方知道青陽村駐軍突然增多，估計起來，縣城留駐極有限。如果乘機撲下，不難消滅縣城的抵抗力。那天晚上，漢兵前哨望見縣山火光燭天，像在開盛大的歌舞會，也知道不久有事。這猜想是不錯的，那正是縣人天軍兩犯的前夜。

黎明，老猛王送猛軍下山，那是儼然軍隊而不是巧合之衆了。人數過千，拿着歷來搶得的軍火，和山上打獵的刀鎗。領頭的不是誰，就是那猛王子啓榮。副首領就是從前敢破他額頭的他的族兄。猛王把祖宗傳下的腰帶束上兒子腰間，仰天說道：「我終於等到這一天！」

猛軍預備有一場肉搏，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們衝到山麓時，覺得漢兵人數並不如初料那樣多，彷彿退到最後一部分。不管怎樣，先撲青陽村再說，因為攻得猛烈，不一會把那村圍住，裏面漢兵幾次衝不出，終被困在大營之內。

營頭插出白旗，一隊徒手的漢兵出來，其中一人前來對猛軍將領說：「我們長官吩咐解除武裝，請求放我們徒手退出。長官說他個人不降，你們有好漢就進去捉他。」

「好漢」，啓榮是不讓人的，他吩咐猛衆按住不動，自己單人走進大營。他穿過兩重門踏進中，見一個人負手站着。看着大吃一驚。

「鴻福，原來是你！」

看鴻福這也是意外，不過他知現在的猛



猛王子把
手槍對住
他：「想
不到我今
天要殺你
。」
鴻福看着
這靜的恐
笑：「我
不怪你」

王少陵

軍是啓榮回去才有的，所以比較不大詫異。到此時，三年闊別的好友也無話可說。

「我們種族惡感太深了，怎能望其化成你我兩人那麼簡單！」啓榮憶起鴻福這句說話，半響默然。在他面前的敵將，是他最佩服，亦最尊重他的朋友。這場大仗關係如此嚴重，當然沒有私情的餘地。要是捉他回去，族衆必定施以極刑叫他死得凄慘。他想不到更妥的辦法，使用手槍對着他說：「真想不到，我們原是好友，今天我要殺你！」

鴻福雙手支撐在桌邊，露出一點鎮靜的微笑說：「我不怪你，啓榮。不要緊，一種比賽有贏必有輸。」

頓時回憶學校日子的啓榮，他怎能下手殺鴻福，就是不能不下手，也想延下去：「鴻福，在私情範圍內，你叫我怎樣我都答應。」
鴻福想一想說：「別的沒有什麼，只知道這場戰事結局如何，萬一你們真能遠城，在可能範圍內替我保護秀梅和我那兩歲小孩的安全。」

「你和秀梅結婚了！」啓榮執槍的手抖起來，他怎能殺鴻福！

「公事公辦罷，你我都要做好漢。」鴻

福催促啓榮，接着不禁微嘆：「你不能不殺我，我也不能不滅你的族！」

「什麼！」啓榮下山看見兵少心裏有點狐疑，他知鴻福是不會輕易主動的。忽然聽見滅族的話不由的要問下去。

良久沉默，鴻福忽然揮拳擊桌的說：「啓榮，我們都做了錯事！戰爭是兩邊都敗沒有一邊勝利的比賽，我個人不成問題，你這回也儘能燒平十幾條村而迫近縣城；但你將永遠無家可歸。啓榮，我現在不當你是敵人，我告訴你，千多鄉勇已由山背爬上，截斷你的歸路，乘虛燒燬你們的山寨，忿恨之下掃蕩亦將不留。我們釀成了雙方屠殺的大禍。」
「我們錯了！」啓榮收了手槍，「我們釀成的禍，可還有機會挽救嗎？雙方我負責。」

「好，現在我們沒有談論的工夫，挽救的機會全在我們彼此相信；你拿我的手合同山去。」鴻福說罷急急寫手合：「放行！停止焚殺，聽候談判！」

大營外猛兵等了許久，見啓榮出來神色不同，正是不明所以，只聞他大聲說合：「全隊立即趕回山上。」

猛衆嘩然，那有勝而反退的，可是啓榮喝道：「你們是軍隊還是土匪，軍隊只有服從。」

軍衆無聲跟着他退。退到山坡快入猛境

時，任副將領的他那族兄跑在前，高聲喊道：「我們不要退，我們要殺到縣城去！你，啓榮，私情賣族的漢奸！……」啓榮正要回答，副將一劍刺來，也就倒地。

喧嘩突然靜默，副將亦覺舉動過火，蹲下察看重傷的兄弟，他已不能說話，舉起無力的手，在懷中掏出一封信，一會就絕氣。

面如土色的副將，現在才知要趕回去救族人。當下簡短號令，繼續回山，果然山口已有漢兵，看令然後放行。

且說鴻樞發令交給啓榮後，猶恐鄉團忿恨不能制止，自己就和村中剩下百餘兵，從山背趕爬上去。趕到寨寨，鄉團果然圍住開始放火，他立刻傳令制止。不一會鄉兵也趕回。雙方稍退離開，猛王和鴻樞會見。

在啓榮遺體前，鴻樞痛惜不能忍淚。猛王一時傷心，打算雙方就此戰下去，打個同歸於盡。只是副將說：「我枉殺了啓榮，唯一方法稍贖我罪的，就是繼續他的意旨。現在軍權在我手，我命令他們停戰談判！」

兩族世仇和解，是談何容易的事；但天大的事也得有個起頭，漢猛和平從此開始找辦法了。既然這次雙方沒有絕對勝負，觀點也很平允。雙方息兵之後，從團體立場，經過政府批准，慶南縣改爲大慶縣，漢猛享受同等的權利。平猛鄉團解散，鴻樞被委在過渡時期漢猛幸福關係的指導者，他就由縣城

搬家到青陽村來。

雙方決議把啓榮厚禮葬在舊日漢猛交界的山坡。在那裏，他永不再聽世界的咒罵。他挨罵挨狗了，縣署說他犯國法，洋太太說他靈魂不會得救，甚至臨死的時候他的族人還罵他漢奸！

七

兩年又過去，慶南縣四鄉平靖，山脚平原的水田恢復生產，青陽村房舍蓋過新的，變成漢猛共處的大村落。

是春天去得快還是夏天來得早，清明剛過，南國的陽光已在飽和的空氣中放射熱力了。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鴻樞，秀梅和他們的四歲孩兒又到山坡散步，在啓榮的墓前歇息着。直到斜陽的餘暉鋪在草坡的時候，耕牛和農夫都回村去，大地只剩一片寂寞，寧靜。夕照之下三個人影長長的拖着，還有，他們面前的一柱墓碑，也陪着在生的人，把影子投在草坡上。

「這朵花兒多好看，爸爸！」四歲的稚子摘得墓前一朵小小的黃花，遞給鴻樞看。



(畫所得樂)

晚山的霞度大着照曝的陽夕

他點點頭，却不在心，因為他是大人，大人的眼望得遠，他望着炊煙縹緲的村落，水汪汪的稻田，這是美麗的和平景象。但他知道，和平像春天一樣，不會滯留於人間，人間是一個永無了結的戰場啊！他隱約看見面前還有許多矛盾，許多衝突。在今後爲地方幸福而奮鬥的陣上，本來啓榮最能和他站在同一戰線。然而他們正在開始並肩同行的一天，其中一個竟然永別而長眠地下，把未盡責任，留在朋友的肩上。

鴻樞凝視着山下的平原，在那良久沉默的時間，秀梅却望着落日的天邊；彩霞糾纏，遠遠無涯。她，是女人；女人的眼望出世界之外。她說不出所以，但不肯相信人們一死便了。她告訴自己：彩霞之外還有一個美麗的去處，離別的將永遠再相見面；在那裏，不再流血，不再流淚。

(廿三年，四月寫。)

中國文學故事撮述之一

西廂記

暮春天氣，黃河岸邊的蒲關道上，來了個豐姿俊逸的少年。黃河的波濤，引起了他的愁思，想着只爲了功名前程，竟然一身地晉京取應，不知能否如願以償。如今路經河中府，想起幼時的好同學杜確，他是得意了，統率着十萬大軍，官做到征西大元帥，鎮守蒲關，便道倒可去看望他，聊叙笑闊。

進了城，找到狀元坊一家旅店，琴童安頓着行李，店小二殷勤地招待。少年問道：

「小二哥，這裏可有什麼開散心處？」

「俺這裏有座普救寺，蓋造得非常考究，只此處可以游玩。」

少年聽着，分付了琴童，自去玩了。到了普救寺，長老法本赴齋去了，徒弟法聰招呼着，陪他遊覽了各處，大殿上，僧院裏，又到寺後，登上寶塔，走下來，繞過迴廊，却被他發現了一個精緻所在。

「那裏又是好一座大院子，是個什麼地方？讓我一看也去看看。」

「那裏須去不得！先生請止步，裏面是崔相國家眷的高宅。」法聰連忙拖住了他。

可是他已看見了那天仙呵，崔相國家，當家小姐的莊嚴，竟把他的魂兒飛

去半天！

美人兒轉轉身來，他瞧着呆了，半晌，却聽見說：

「紅娘，我看母親去。」鶯鶯似的往裏面跑，却打了個照面，這才把他完全風魔住了，尤其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更是惹惹情牽！

自夜來見了那小姐，他是一夜無眠，一早再到寺中，去會見長老。長老說：

「敢問先生世家何郡？上姓大名？因甚到此？」

「我是西洛人，姓張，名珙，字君瑞，因上京應試，路過這裏。」張生答着，訴說了自己的底細。接着，說：

「客中沒有什麼可以當作敬意的，這裏祇是白金一兩，請長老收了。」

「先生在客中，爲什麼這樣？一定有什麼見教？」

麼見教？」

張生的目的原是想借住那塔院西邊的幾間廝房，不想說出了長老還未回答，却進來了個女子。

那女子說了聲「真福！」向法本行了個禮說：「老夫人叫我來問，幾時可給老相公做法事？」

於是，長老陪着她到佛殿上去看他們佈置得怎樣了，張生也跟着出來。長老對他說：「這是鶯鶯小姐孝心，爲她亡父崔老相國追薦做好事的一點志誠，所以特差自己貼身的侍婢紅娘來問日期？」在佛殿上巡視一回，法本又對紅娘說：「什麼都預備好了，就請老夫人和小姐，十五日來拈香。」

張生哭着想起自己的父母來了，要求長老在那天也帶得一分兒齋，長老答應了，於是他便推說更衣，先走一步，想在廊下等着紅娘出來說話。見紅娘走到，他便上前深深一揖，道：

「小娘子可不是鶯鶯小姐的侍婢紅娘嗎？」

「我便是？何勞動問？」

「我姓張名珙，字君瑞，西洛人，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會娶妻。」

「誰問你來？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生年月日何用！」紅娘確然是有點惱然了。

「再問紅娘，小姐可時常出來嗎？」



「出來便怎麼？」紅娘再也忍不住了：「先生是讀書君子，難道不懂得「非禮勿言」？俺老夫人治家嚴肅，就是小孩子，不準呼喚也不得擅入中堂。先生毫無瓜葛，何得如此！」

張生受了一頓搶白，眼看著紅娘去了；好久好久，才說：「這相思害我害殺我了啊！」心想，別想她罷，可是又怎能教人不想，癡然地回到方丈裏，想着方才剛長老借房舍的事。長老說西廂有一間房，隨便你什麼時候搬來，張生就立刻去搬了行李。

紅娘回房去報告了小姐，那雙角的這樣一回事。小姐祇說你何必搶白他，且也不要告訴夫人知道罷。那一晚月色分外好，鶯鶯願例分付紅娘安排香案，到花園中祝禱去。紅娘開了角門捧出了香案，點上三炷香授給鶯鶯。鶯鶯瞻視着道：「這一炷香，願亡過父親，早生天界。這一炷香，願中堂老母，百年長壽，這一炷香：」紅娘每夜都不曾聽她說出這最後的祝告來，說道：「紅娘替小姐來請告罷，願小姐配得姐夫冠世才學，狀元及第，風流人物，溫柔性格，與小姐百年成對！」鶯鶯深深地一拜，不禁長嘆一聲。這時，忽然有吟詩的聲音：

「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

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

這聲音，便是那二十三歲不會娶妻的雙角！



他一首。」

「關閉深寂寞，無計度芳春。

料得高吟者，應憐長嘆人！」

那雙角正也贊嘆着好詩，忽聆着這鶯鶯，猛然聽得說：「小姐，我們去罷，怕夫人要說話了！」

於是也祇索回去，想着今晚上好事定了兩首詩分明是相互地作了證。

二月十五日的法事，自然是熱鬧非常。長老引張生見了夫人，他却祇全神地貫注在鶯鶯身上。他看她盈盈下拜時那種婀娜的體態，想着這五千文錢帶這一分齋食是值得！發了一宵，祇可惜不久天明，玉人兒歸去得快，好事兒收拾得早！他想着，可惜不能再做一日！

善教寺這場法事，引起了禍事。鶯鶯小姐的美麗，從看熱鬧人的口中，傳到了孫飛虎，那個鎮守河橋的悍將。於是率領五千部

下圍住善教寺，想擄掠鶯鶯為妻。這事可急壞了寺內所有的人。小姐說：「不如把我獻給賊漢罷！一來可免母親受摧殘；二來可免殿堂作灰塵；三來可免衆僧們受災難；四來，死去父親的靈柩也安穩了；五來，歡郎雖未成人，也算是崔家後裔。」可是夫人那裏捨得，把相國的女兒獻與賊軍，辱沒了家譜！叫長老叫說：「兩廂下僧俗，但能退得賊兵的，夫人作主，把小姐嫁與為妻。」張生拍着手走上堂來，說：「我有退兵之計，何不問我？」接着，他說祇要叫長老去與賊說，「小姐孝順在身，將軍要做女婿，須暫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圓滿，換衣服，送與將軍。」然後我寫信與故方確，他統率十萬大軍，鎮守蒲關，見信他來救我。

筆尖兒橫掃五千人，借送去了，杜將軍果然來把賊兵殺退。這一天張生高興地赴夫人的謝宴，夫人命小姐近前來拜見哥哥。呀！這「哥哥」兩字，來得奇突！竟把他倆都閉住了。夫人命小姐替哥哥把盞，他推說盞窄，再也咽不下去，鶯鶯裝着笑容說：「張先生，你飲了這杯罷！」張生才喝了一杯，想着無趣，鶯鶯却叫夫人命紅娘給扶進去

了。我醉了！」張生說「在告退前，有幾句話要問夫人：」說着，他責問她為什麼傷了前言？原來鶯鶯早已在相國生前配給了夫人的姪兒鄭恆，夫人也是沒有辦法。可是，

只不知杜將軍若不來，夫人又有何說？夫人命紅娘扶着他回房去，虧得紅娘答應他想法子，不然，只索解下腰帶，尋個自盡。

這一夜，依舊月色滿庭，張生想着紅娘，教他待小姐燒香時，把琴心探聽他，便携琴到隔籬來撫着。悠揚的琴音，隨着和緩的歌聲：

「有美一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

鳳飛翔翔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

張琴代語兮，欲訴衷腸。何時見許兮，邀我徜徉。

願官配德兮，攜手相將。不得于飛兮，使我論亡。」

這一套裏裏的「文鳳求凰」，使鶯鶯聽了流淚，這時候紅娘故意地來告訴說：「適纔聽見說張先生要回去了，小姐，你看怎麼？」

「紅娘，你去對他說，再任兩三日，如今夫人有些唧噥，好歹他總不脫空。」鶯鶯可真禁不住說出來了呵！

一早紅娘來告訴他小姐的意思，張生求紅娘傳信。紅娘回去時，鶯鶯還沒有醒來，她祇悄悄地在妝盒上，待鶯鶯起來整妝，聽見了那信，竟鬧着紅娘怎的與他帶了信來，一會兒却又問紅娘，「他怎麼樣了。」等紅娘告訴她他爲她而病了，鶯鶯忍不住又要紅娘帶信給他。

待張生得到了信，他竟樂得立起來笑着

。原來是一首詩，說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半戶開。」

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呀！這分明是叫我等夜晚跳牆過去赴花園約會，張生自猜着這詩意，竟說着天公地不做美，你就不不要再爭這一日了罷，快些下去！可是太陽似乎特別地下得慢，等着，等着，到底黑夜也終於來了。他便跳過牆去，

羞呀！誰知鶯鶯見了他，裏滿面怒容地把他說說了一頓。說什麼！「先生活命之恩，自當報德，但既約爲兄妹，何生此心？萬一夫人知道，先生怎下得去？」

這一場沒趣，才真的使他氣病了。

張生病了，老夫人命紅娘去看他到底怎樣了，又誰知鶯鶯却要把他帶個方兒給他，藥方兒又是一首詩，竟又把張生樂得要命！詩上說她「今宵端的雪雨來」！

那一晚，他又等着，等着，可是畢竟來了！他接着她，殷勤地纏綿，魂飛在九霄雲外！過後，審視明白，竟疑心着，難道是昨夜，夢中？

近日來，鶯鶯確乎有些變態！不由地不使夫人疑慮。可巧那天半夜不回來，不知怎麼又會被歡郎知道，老夫人知道了就命歡郎喚紅娘來拷問，紅娘不能不說出來。夫人也沒法，鬧出來大家不好聽，祇怪自己養女兒不長進。叫紅娘去喚張生，對他說：「我沒奈何，把鶯鶯許配了你，只是我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你明天便上京應試去！得官便來見我，落弟便休來見我！」

明天，老夫人在十里長亭安排着筵席。

鶯鶯是只昨宵今日，已消滅了小小腰圍。酒和食，嚼着似土和泥般沒味。祇恨好事成就得遲，分去得疾！無限離恨愁思，掩淚惜別，呆立着，直等在夕陽殘照裏祇見他一絲鞭影！她說：「紅娘，你看他在那裏？」

那一晚，張生就擱在三十里外的草橋店，倦着也就上床祇聽得嬌啼婉轉，竟分明是鶯鶯小姐的聲音，他說：「小姐，我在這裏！」喊着，竟便驚醒了。原來祇是個夢，反覆了一回，便又睡去。

睡夢中，忽然有人敲門。敲門的却是鶯鶯，他連忙開門進來，拽着羅袖兒。她說：「我想你去了，我怎過得日子，我要和你同去。」忽然門外來了一陣紛擾，嚷着：「方才見一個女子渡過河走入店裏，快叫出來！快出來！」張生用身子擋着鶯鶯說：「別怕，小姐退後些，我對他們說去。」

「他是誰家女子？你敢藏着！」門外的人們嚷着。

「敢胡說！你們不怕林將軍嗎？小心着他把你們斬成泥漿，他騎着一匹白馬來了！」

「說着，把門外的人嚇跑了。」

「小姐，你受驚了罷？」張生樓住了琴臺。

「官人，怎麼樣了？」兩個都驚醒了。原來仍是一場大夢！那裏有什麼鶯鶯？不一會，琴臺說：「天亮了，趁早趕路罷！」他愁思着，真是，那千種的相思，却去對誰訴說！

(完)

元曲畫意



黃祖耀繪

東風轉歲華，
 院院燒燈籠，
 陌上清朗，
 繡比紛紛下。
 天涯游子儘思家，
 只見人歸不見他；
 合歡未久難拋捨，
 追悔往時一盞茶！
 傷情處，
 雙雙羅帶小窗紗，
 只見片片桃花，
 陣陣楊花，
 飛過了杜宇架。

金壽家
無名氏作

烏兒轉七枝，
 金瓶把俺磨；
 二年好景都零落，
 風兒來奈何！
 誰兒眼裏塵？
 面兒兒得箇兒家，
 冷清清！
 香兒紅花，
 那道是斷腸的。

黃魯先
無名氏作



黑影 (續自廿一頁)

了相反的一件事。這兩件事都是實在的。但是，我老實說我當初並沒有看清這一點。」

塞米爾望着他底同伴，顯然是心不在焉的。他從他底驚訝之中回轉過來，四圍望了一眼。

「好罷，用不着再懸在這裏看什麼了。到我底房間去好麼？」

兩人走上升降機去。在那小間之中，塞米爾忽然問道：「你剛才說什麼？」

「哦，是的，剛才我有點疑惑。但是現在……已經有點明白了。」

「你發現了什麼？」

「我發現了你為什麼要造出一個故事來，說赫斯爾夫人要你去買火柴，以及你去了以後她一人跑了。」

塞米爾注視着他底同伴：「故事定全是真實的。你為什麼以為是我造出來的？」

「你和赫斯爾夫人共同造出來的——好對癩癩院解釋的。」

「但是她的確一個人跑了。」

「我知道，可是這是你們底計劃。假使你真去了紙烟店的話，那麼，你去紙烟店的時候你明知她會獨自去的。我想你是故意跑出汽車，好讓她獨自先去。」

「你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呢？我怎麼會居

心把一個癩癩院底病人丟棄在街上呢？」

波吉阿利聳了一聳肩。

「因為你不願意被旁人看見和她第一次到新寓所去。」

「什麼新寓所？」

「自然是你給她租的高所囉？」

「假使真有那麼一個寓所，我為什麼不可以同她一道兒第一次進去呢！」

「這是銀行職員應有的顧忌呀！」心理學家乾脆地回答。「你想着，等待赫斯爾夫人住定，別的朋友們去過以後，你再裝作偶然地跑去，那麼，就可避免注意了。」

升降機停了下來。塞米爾低着頭，望着心理學家。

「對的，我們計劃過那樣的事情。」

心理學家點點頭。

「計劃是這樣，不過，又出了岔子啦：她並不在你給她租的高所裏。」

「你怎麼知道？」銀行職員問着，幾乎是在恐怖之中。

「你對於離婚事情的責任，那就告訴了我。你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並且從未與她同居。」

銀行職員拉住了心理學家底手臂。

「波吉阿利先生，假使你知道，千萬請你告訴我她到那裏去了，是什麼東西把她拖去了。你真不曉得我是多麼難受，終天疑惑

，等待，亂翻廣告——」

心理學家打開機門，兩人自然而然地走進道上去。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無法告訴你，塞米爾先生。當她得到自由以後，她也許自己去幹自己的。」

「但是她愛我的。她被丈夫虐待，並且，我愛她！」

「假使她真愛你，也許她就正因為這一點不願和你違法同居。但是，塞米爾先生，這種失蹤在論理上還有一點不銜接的地方，假使這事是她提議的，那麼，她為什麼要跑掉呢？」

「她提議的？」

「當然。難道不對麼？」

「不對。是我提議的。」

「你這樣想，塞米爾先生，是因為男人總是相信祇有他們才會發起這種事情。但是，你關心她底健康，她底身體，並且你可憐她。這種感情決不會生出一種和她私奔的圖謀的……我相信發起的是她，不是你。」

銀行職員感覺得有些莫知所從。「也許是我吧？」

「你是怎樣和她通消息的呢？」

「用書信。」

「信保存了麼？」

「她底信我當然保存下來的。」

「你可以查出到底是誰發起這種私奔的念頭麼？」

「請坐一會，」主人說着。他到後房中，拿出了一个信箱在燈下尋找着，終於找到了一封。

「這好像就是關於這事的第一封信。」

「那麼，是她寫的麼？」

「當然。」

「我可以看麼？」

塞米爾遲疑了一下，但是，到底還是把信拆了幾拆，露出了這一句：

「……像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可以常在一起。我不知道紐約對於你底觀感怎樣，我底塞米爾，但是，我總感覺得故鄉愛布魯克好像是在千哩以外了——」

下面的又被拆了過去。

波吉阿利坐着，皺皺眉頭，望着那幾行字。

「這真奇怪，」他慢吞吞地說。

「爲什麼？」

「一個女子——提議私奔的時候又從中夾上一句說她不知道你對於紐約的觀感怎樣……你莫不是弄錯了罷，塞米爾？莫不是把你給她的信給我了罷？」

「不會弄錯的，當然不會錯……你幹嗎這樣說呢？」

「從思想路線說起來，在提議私奔的時

候而夾上這麼一句——男人也許會這樣，塞米爾先生，但是女人不會這樣的。」

「不過，她竟是這樣。」

「哼，也許是……那麼後來她就失蹤了，在執行她底計劃之中途跑掉了？」

銀行職員啞然地點點頭。

心理學家望着信紙，撫着下巴，頻頻點頭。

頭。

「請你把她底信再給兩三封給我看看好罷。」

塞米爾又揀出了幾封。波吉阿利把牠們舖在桌上。終於，他搖了頭。

「你知道，塞米爾先生，假冒別人簽字是一樁難事；假冒別人底書法，那就更難了。這是關於機械方面的。至於心理與精神方面，一個男人來假托女人底思想與口氣，那我可以斷言，是絕對不成功的。」

「你說這信——這信是假冒的麼？」

「正是。當我讀這信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信是男人授意的。」

「什麼人假造的呢？」

「世界上祇有一個人會做這種事情。」

「誰？」

「當然，那祇有赫斯蘭。」

塞米爾眼中含着恐怖，望着他底同伴。

「你說的是她自己底丈夫麼？你以爲他會居心來造成私奔的事情麼？」

「當然，這可以造成離婚的理由，而且這可以避免付給贖養費。」

「那麼，她，她怎麼樣了呢！他不會跟着她到寓所去，報復她麼？」

「那個我說不定……赫斯蘭是一個怎樣的人？你說他有一種富人勢派，是麼？」

「是的，瑪格麗嫁給她就是爲的他好像是有錢的人。」

「女人是怎樣的人呢？年青麼？」

「二十三歲。五月十四日生。」

「漂亮麼？」

「我一生看見的最漂亮的女人。」

「有的，我給你看。」

塞米爾又到店裏裏拿出了一張六寸照片。波吉阿利拿了過來，端詳了一會，又看照片反面。

「這是在愛布魯克拍的，許久以前了，是不是？」

「是的，她在高等學校畢業的時候拍的；爲了我們底週年紀念拍的。」

「也許她有點改變了。最近的照片也有麼？」

「沒有。」塞米爾把六寸照片收好，忽然又記了起來。「有的，有一張最近的，但是並不怎麼好。」他把一張明信片交給波吉阿利先生。

心理學家把那廉價的照片注視了一會，似乎有什麼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照片你在什麼地方拿的？」

「她出了療養院在汽車裏給我的。她說她爲我拍了一張小照——」突然，他停止了一會，「顯然，她是起心要離開我了——這正是向我告辭。」

心理學家繼續研究照片，搖了頭。

「不——不——不對的。她給你這照片，一定是隨便給的。事實上，在那時候，她是要和你同居的，正和你所計劃的一樣。」

「何以見得？」

「因爲這照片顯然並不此赫斯爾夫人本人更漂亮，這照片修也不會修過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

「女人對於留紀念的照片，總是設法使牠儘量漂亮的。她要你紀念的是最漂亮她，這是自自然然的事。當赫斯爾夫人同你跨入汽車的時候，她完全沒有起心拋棄你，塞米爾先生，這照片就是一個鐵證。」

「但是她事實上是離開我了，波吉阿利先生，無論你怎麼說。」

「我並不是說她沒有離開你，我祇是說當她把這照片給你的時候她沒有起心離開你。……在汽車上有什麼事情發生麼？」

「沒有！」

「你沒有使她——發怒麼？」

「沒有，簡直沒有。」

心理學家皺了一皺眉頭。

「那麼，必然有第三者——」

「你說有什麼人把瑪格麗怎樣了麼？在大街上——」

心理學家將手揮了一揮，小心翼翼地問道：

「這照片決不是爲了你一人拍的，她告訴過你別的事沒有？」

「事實上，她並不要拍這照片的，波吉阿利先生，是療養院要拍的。」

「療養院？是療養院當局要那樣的照片麼？」

「是。」

「你知道爲什麼要照片？」

「對了，」他回憶了一下，「她說過療養院要給每一個病人存下記錄。」

「記錄？她是剛進療養院麼？」

「不。住了差不多一年啦。」

「住了一年以後，才要照片去存記錄麼？」

塞米爾望着他底同伴。「這真是奇怪的事。」

「不，一點也不奇怪。這祇是一種詭計，欺騙赫斯爾夫人的。……他們倒是有道理的——」

銀行職員突然跳了起來。「瞧！也許他

們知道她會同我私逃，所以他們要她底照片，讓警察好偵查她。這不是能可的麼？」

「她本在他們手中，還用得着彎彎轉轉地要照片來偵查她麼？」

「對了，用不着這樣做，」年青的一個同意地回答。

科學家繼續研究着照片。終於，他猝然張開眼睛，叫了起來。

「怎麼着，我底老天！事情已經明明白白，還往神祕裏頭亂猜呢！」

「什麼？」

「這個——療養院既然用不着照片，她自己也沒有要拍照片，那麼，這照片就祇有一件事用得着了。」

「什麼事？」

「當然祇有做護照！你看，這是護照用的照片，大小和式樣完全是護照照片——」

「護照！」塞米爾也照樣說着，對於這新的發現感覺驚訝。

「一定的。這照片是她丈夫要照的。他代她領了護照了——赫斯爾夫人已經出國了。」

塞米爾先生呆住了。

「那麼，她到底是離開我了。」

「在她給你照片的時候她並沒有想到這一層。」

「可是她底丈夫將她截住了——他和她

「這到國外去了。」

「在他安排你們私奔的時候，他並沒有計劃到這一點。」

「你怎麼知道？」

「赫斯蘭是一個不法的人，他安排你和他底夫人私奔是爲着可以省去贍養費，但是，在中途，他忽然有了更大的想頭——那就是——是他還可以得到一筆錢的想頭。」

「什麼想頭？得什麼錢？」

「當他看到你底信，發現她會獨自到寓所去，他就趕緊把護照弄好，而且，把她——出賣了！」

「什麼？」

「一定的。拐逃她。灌醉她。而且出賣她——她是什麼時候失蹤的？」

「前天。」

「前天的報紙有麼？」

「有的。」

塞米爾把報紙找出來。波吉阿利看了船期。

「墨甘地號……維爾德號……印度皇后號……烏拉非號……蒙特維多號……我想，我幾乎可以斷定，她是在往南美洲去的船上。」

「怎麼見得？」

「因爲歐洲女人多看……赫斯蘭在紐約的住處是什麼地方？」

「因爲歐洲女人多看……赫斯蘭在紐約的住處是什麼地方？」

「十八街附近的公園街。」

波吉阿利先生於是拿起電話簿子，對好號數。

「西聯區，說話的是赫斯蘭……無線電沒有到麼？……啊，已經送來了……從蒙特維多號來的麼？……烏拉非？好——請你打這個電報，好麼？」

「烏拉非船長鑒：貴船載有年青婦人一名，有自稱看護者將其看守。渠等上船之時或係聲稱該婦病重。現已查悉該婦係被拐騙，其護照亦係偽造。請即將看守該婦之人扣留，並將該婦釋放。警察方面將有正式來電證實上項請托。」

「名字請署『波吉阿利』。對啦，朋友。船長會知道的。他一定知道波吉阿利的。」

「天呀——賣掉她——把她用船裝走，好像動物一樣——波吉阿利先生，你沒有弄錯麼？」

「波吉阿利回轉身來：——」

「我怎麼會錯？假使她把那照片給你，她就不知道她會走，既然那照片是護照用的，那麼，一定是別人爲她領了護照；假使偽造護照，那就是要拐騙她；假使自己底丈夫還要拐騙她，那一定是把她賣掉。這還能有的說法麼？」

塞米爾無言地呆着。波吉阿利望着銀行

職員，思攷了一會。

「赫斯蘭決不是初犯。手脚做得非常乾淨，我敢說他常有因爲失掉老婆而離婚的事情。」他又抓住聽筒。塞米爾望着他發怔。

「你打電話給誰？」

「給警察。調查他底存案。」

「你——你不是叫警察到這裏來麼？」

波吉阿利把手抬一抬，繼續扭號碼。

「坐下罷，坐下罷。也許這是你底神經質底最後解決，塞米爾先生。」

「我底神經質。什麼意思？」

「你是爲了神經質才請我來的不是？」

「是——是的——確實是的。」

「我已經發現了你底病源。爲了赫斯蘭夫人底寓所，你花了很多錢，但是這些錢不是你自己底……對不對？」

塞米爾瞪眼望着波吉阿利。

「你——你以爲銀行發現了這事麼？」

銀行打發人來尾追我的麼？」

波吉阿利把聽筒放在耳邊，繼續說道

「銀行委託我來偵查職員作弊的事情，塞米爾先生……告訴你，我就是那個到處尾追着你的人。」

並非小說

▲半張被單一條命

常州武進醫院是美國人主持的，內容設備完美，並招有當地優秀的女子二十餘人做看護生。看護生中的殷湘琴，是個年才十七的姑娘。她平常對於職務並沒有甚麼過失，而且業餘之暇還很勤力做她自己的功夫。一天她看見病房裏一條廢棄的白布被單，她覺太可惜，便將沒有破壞的一部份裁出，在她公餘時製了一個枕頭。這枕頭布上的醫院號碼尚沒有模糊，很容易被那醫院的看護長察覺了。她是一個美國人，在她眼裏看來這是一種浪費公物的舉動，至於那被單已經被廢棄她是不知道的。於是湘琴被開除了，開除的理由在書條上寫明是「行為不端」。

湘琴，這個年輕的少女怎能忍得這種羞辱呢？她想着自己不能回去見家裏的父母，見認識的親友，她哭了，愈想愈覺得羞恥，於是她打定了主意，她決計不再見父母，也不再見親朋，在靜悄悄的夜裏私自打了一針重量的嗎啡針。

第二天，同學們發覺的時候，她已經香消玉殞了。



▲裸體畫的風波

裸體畫是人人愛看的，連認它為有平風化的人也在內。嘉興一家雜店的店東吳慶生很知道這道理，所以他在店門口掛了許多

裸體畫招徠顧客。不料竟引起了警察注意，警長金某將裸體畫取去。這畫片經警官驗明之後認為無關風化又看一個警士向雜貨店交回。在交還時店東發覺少了數張，便向警士交涉，先前看得出神，後來給警長掃興的觀衆現在也嚷起來了，因此起了劇烈的爭執。警士被羣衆包圍的消息傳到警察派出所，其他的警士馬上糾合十餘人持槍趕到，於是由爭論變為衝突。

在警察與羣衆衝突的人叢中忽然警笛大鳴。救火車紛紛駛至，原來附近的消防隊誤會是火警。湊巧同時縣公安局大隊警察馳



到求援，民衆愈聚愈多至千餘人。這麼一來，消防隊，民衆，警察三方面釀成大門戰。槍聲，喊殺聲震動了全嘉興。消防隊的水管四方亂射。這局面愈趨愈嚴重了，幾乎不可收拾。

不久這事給剛剛離開縣署的縣長知道了，馬上向八十九師請調大批軍隊回來彈壓，一場風波才告寢息。事後受傷多人，那送裸體畫的警士重傷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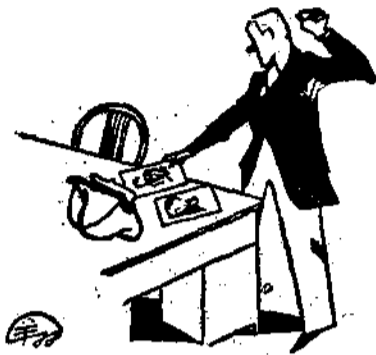
▲妻之秘密

無錫少女劉湘英，性情活潑。起先嫁過一個文學家江風俠，後來因為感情不合離婚。她的哥哥有一位朋友張仲安，常到她家裏進出，日久相熟，終於結婚。

婚後湘英生活仍是好動，常常和女友們出外玩耍看電影。仲安起初不悅，繼而懷疑。翻翻她的皮篋，發見兩張照片，一張是她裝束入時的近影，一張一個時髦西裝的翩翩美少年。他看見心頭憤恨，靜將那兩照藏起，從事偵

察妻子的行動。愈看愈覺她浪漫越軌，在外必有秘密。仲安終於恨憤不過，決計提出離婚，就拿那兩張照片呈交法庭，為起訴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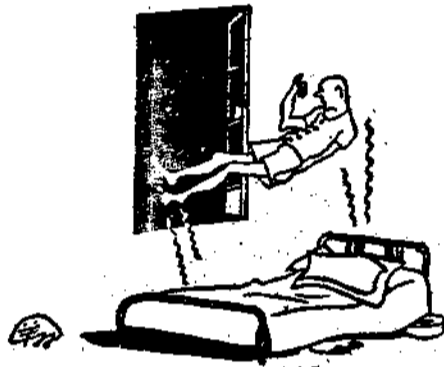
無法官詢問查明，原來那照片中的美少年，是湘英的一位女友，女扮男装的小照哩！



▲小說迷

江蘇吳江一間南貨店的學徒名胡壽觀，年齡很青，人尚勤懇。但他却有一種愛好小說的癖性，尤其是古時的神怪小說。會通地的土行孫，雲遊的太乙真人在他是再崇拜不過的。一天，他剛剛醒來，昨夜所看小說的想像還模模糊糊地留在腦中，忽然覺得他自己的身軀漸漸地離床來到窗

口，由窗口升出街上的空中，他歡喜得了不得，他竟能學小說中人騰雲駕霧了。真的，他的靈魂因此騰雲駕霧去了，但他的同伴只見他的身軀跌落街上。當然跌死了。



▲摩登破壞團

杭州近日風氣歐化，男女青年都模仿摩登，這是一位要人曾經在浙江省府大痛罵過一頓的。不料最近杭州有一個「摩登破壞團」發現，他們是秘密組織的團體，專在游藝場中對男子的洋服及女子的裝飾用鏢水弄壞。因此杭州便弄得滿城風雨，從前招搖過市的摩登青年，現在都消聲滅跡了。杭州各報館曾接到該

團一張宣言，說是他們主張提倡國貨，所以破壞摩登，活動成績已毀摩登外裝一千餘件云。

▲婚姻與訴訟的循環

「空谷關」時代曾經哄動一時

的電影女明星張絨雲，日前因離婚訴訟委託律師周孝伯代她辦理案件，因此發生戀愛，於去年雙方同意訂立條件十二，宣告同居。並於條件中聲明孝伯不得重婚及再娶。

後來張絨雲查得周孝伯已經和一位張姓女子結過婚的，不禁悲憤，遂向法院起訴，要求償還約費二十萬元，但這一回委託辦理離異案件的已不是周孝伯律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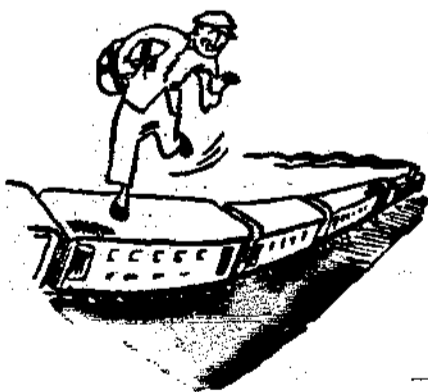
▲因為我愛她

永安公司前女職員號稱康克令皇后的，曾經醉倒過不少同事和許多顧客，後與一美少年姚文輝結婚。起先愛情還好，生有兒子一人。去年因意見不合便協議離婚。離婚後皇后遷居一外國公寓裏，但文輝並未忘情，仍然常常來找她的。一天文輝乘皇后外出，竟拿剪刀將所有衣服被褥毀壞一空。事後皇后回來，即報告

捕房將姚文輝查獲，據文輝在捕房說，毀物是不錯的，他看見許多華麗衣服所以決計毀了，因沒有華麗衣服便不摩登，不摩登便沒有浪漫，不浪漫必難濫交異性，不濫交異性可免她墮落，我毀壞她的衣服，皆因我心愛她。

▲神猴

在山東高密城南方有一男子，年才十八歲，身懷絕技，能飛簷走壁，屋頂上來往如行平地。人稱他做神猴。但這猴並非善類，他最善於偷竊，附近的富家沒



有不被光顧的。盜得貴重的東西便乘火車到青島去賣。他乘火車是坐車頂，在火車急行的時候他一躍跳了上去，所以不用買票。最近當地警察查得猴窩，乘他睡着時將他逮捕，高密一帶地方都平靜了。

名師與高徒 (續自十三頁)

就。

「這個女的太苦了。」散戲的時候她對我這樣講。

「怎麼苦？」做教員的人常是裝做不知道故意去反問學生的。

「那個男的太壞了。」

「怎麼壞？」

「他欺騙她。」

「怎麼欺騙她？」

「他起先說是愛她的。」

「不是愛過她的嗎？」

「但是後來拋棄了她。」

「但是他說愛她的時候，不是真的愛她的嗎？」

「就因為愛過她就不應該再拋棄她。」

「傻瓜！」我發現這個有天才的人突然地沒有天才了，我罵她。

「怎麼傻瓜？」像是她做了教員了。

「這是戲！」在路上我只好這樣跟她講，預備回去再為她編講義。

「喔，戲，」她笑了，一個細的脖子吊到我胖的膀子上，挾緊了，斜睨着我接着說，「那末真的一定不這樣？」

我看她高興的樣子就想說「是」，但怕誤了她的天才走入了歧途，糾正她的思想說

「真的不這樣就是醜，真的也這樣就是美。」

「美？」她又問。

「對，」我說，「假如那男的不拋棄那女的，不成了了一個平常的故事了嗎？平常的事，平常的東西，都是不美而醜的。」

「但這是戲，戲得美的，我知道。」

「但一個藝術家的生活也應當美，要像一篇詩，詩是藝術，戲也是藝術，藝術家的生活也應該像一齣戲。」

「……」

她沉默了，一直沉默着，吃飯的時候也沉默着，只吃了一點兒。

因了她的沉默，我也沉默了。

然而沉默儘管是沉默。計劃好的課程還是不亂的，飯後我們還是上舞場。

一個是不會跳，一個是胖個兒跳起來要出汗。兩個人只是默默地坐在某角兒上。

音樂，喧擾，……然而這兩顆沉默着的心還是寂寞的。

「刺激哪！靈感哪！」我的靈魂又在這時候叫起來。

於是我們的桌上多了一個啤酒瓶。

我喝，她也搶着喝。這可使我暗暗地高興了。她是漸漸地在走近藝術之路了，我還是相信她是有天才。

她喝得比我多，臉紅了，像從前見了我的時候一樣。我可喝了就發熱，頭皮癢，儘抓。

我們還是沉默着不說話。

終於在一個E.N.的音樂中她流淚了，但她這一次的流淚可不像前一次地令我興奮着，我知道她是在傷感着什麼，我覺得她這是俗人的悲哀，很失望，又懷疑起她的天才來。

回去的車中，她趁着車的拐動倒到我身上，學着電影的表情來吻我。

「我……你。」一股酒味兒衝到我鼻子上。中間的一個字被車聲掩住了，我沒有聽清楚，但是我領會到。

「我也一樣，」我說，「因為你有天才。」

可是接着她就問了一句沒有天才的俗人話：

「將來呢？」

我不理會她。酒熱得頭癢，自顧自地靠在一邊抓。

○ ○ ○

當晚，我編就了一份講義，指摘出她錯誤的觀點來，並且告訴她，我本來預備第三個步驟帶她上杭州去領略名勝的，名勝是足以啓發天才的，但假如她那種俗不可耐的思想不去除，我是對她失望了，我不願意再惹

就她。

她來的課卷是辯論，但等我再是一份講義給她，她這才信服了她先生的話是不錯的。

於是，我們秘密地上杭州實行計劃中的第三步課程了，課程需要秘密是因為我特別優待她在速成她，免得別的學生們知道了生妒意，尤其是女生最會妒。

她的觀點，她的思想，已經是與我相仿了，對於都市的認識也夠了，這一次我要試驗她對於藝術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是否有？這藝術家必具的要則！

同時，我的靈魂的吶喊已經不知幾次了，那張偉大的作品也不能再期待了。

我要求她做一次模特兒讓我畫一張巨幅的偉大畫，她躊躇了良久，還是不答應。於是我就向她解釋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的重要，為藝術應當不惜犧牲家庭，愛情，甚至於生命，為何僅連色相都不肯犧牲呢？

經了多翻的口舌，她才答應了，但只肯背影的。這本來也沒有多大的關係，背影同樣可以成爲一幅偉大的作品，並且試探她的犧牲精神背面與正面在我的觀點也是相同的。

一幅大的畫布在我們的旅館裏架了起來。當她在解衣預備爲藝術而犧牲的當兒，我

的心蕩了，我的靈魂在那裏大聲地叫着：

『刺激哪！靈感哪！』

畫已經將成了。畫的是她腰部以下，腿部以上的部分。這樣的結構，自問是沒有第二個畫家會這樣潑胆的。畫幅又是大，粗看簡直不容易看出是靜物，風景，或是人體像，只覺得又偉又大的一件東西在上頭，由是，就不看懂什麼也可以見到這張作品的偉大性。

當這張畫將完成的最後一次，我幾乎是興奮到了極頂了。

『刺激哪！靈感哪！』我的靈魂還是這樣地叫。

於是我喝酒了，她也對着喝。我不能太自私於自己的畫，還是顧到她的課程與前途，我使她盡量地懂得酒，酒也是藝術家所應該領會的，酒會流露人類最真實的情感的。

由於酒的盡量，我又使她同時明白了人類生理的要求，藝術家要了解他人，是先得了解自身的。

我滿足了她。她過後流着眼淚感激我。

學期將完的時候，她的父親到上海找到她，逼着她回鄉去。

臨走的一天她到我這裏哭了一大頓，傷心她學的藝術半途而廢了，我也代她很惜。

回鄉以後她常寄課卷來。我是已經知她家庭的環境的，在這樣的環境中研究藝術是毫無希望的，所以並不再寄講義去，只法再找一個天才的學生來速成造就她，雖說重新開始很麻煩，但是怕麻煩的人是不研究藝術的，做藝術教師更不配。

不久我又開始我的新的工作了。兩個月以後，她又來課卷，說她肚裏有了小孩子，堅決地要我和她結婚，不然她要死。

這事使我爲難了，就寄了一份業的最後一課講義給她，講義上講的是：

『我是屬於藝術的，不能夠屬於你。你也是屬於藝術的，不應該自願屬於我。』

結婚是俗物的行爲，是醜的；永遠的相愛是美的，戲劇的，藝術的。藝術家應該舍醜取美的。

就算死，上吊，或投江，像瘋子，是醜的；吃安眠藥而死，是美的，像長眠，有詩意。』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張十元鈔票（續自第九頁）

結果二人商量量，決意把這小店頂讓給陳全那個住在對家常常要和他合夥做生意的紹興人。

（三）

在黃昏裏，一部華麗的八缸轎式汽車，停在上海法租界某巨邸的門前，從車箱裏走出來的一位華服的紳士，和他的太太及公子。這便是不久以前的李維。金銀充分地表現了他的威力，現在的李維和從前的完全兩樣了。金錢使他在社會裏獲得了高的位置，金錢給他弄進了更多的金錢。他和富豪交遊，他跟人家在交易所進出，運氣是一個更善於趨炎附勢的人，他在股票的起落中，他的財產又加倍地增加上去。現在的他，已經不是小鎮裏的小店老闆，而是上海的有數的銀行界巨子了。

一天晚上，他正和一班高貴的紳士們宴飲着。循着老例，大家都揮毫叫堂子。同時搶着問李維喜歡那一個。

「你們不要再介紹了，」李維搖着頭說，「從前你們介紹過差不多五六十個，却連

一個有合我意的也沒有。」於是他迴首問那站在身旁的侍者季福說，「你天天在這裏，所見自然很多，你給我介紹一個吧！」

於是季福恭謹地對他說，留珍閣裏的老六，從前是紅極一時的，已退隱兩年了，現在再出來應局，她大概可以合你的意思。李維聽了，立刻飛箋召來，果然生得不錯。而且面孔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細細地看了一回，才想起在那中彩票的晚上，在某公的別墅門前見着和紳士同車的正是她！心裏更爲快活。原來老六那時曾遇某紳士給他脫籍，後來因爲大婦在堂，不能相安，結果便再做這生意。她知道李的富有，更加意地殷勤服侍。使李簡直快活到忘記了一切了。

那晚，他的太太在家裏等他回來，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才見他神氣活現地走進來。說說是和人商量營業的大計劃，所以整夜不能回家。可是這樣的掩飾不過用在第一次罷了。過了相當時日，他發覺他的太太是這樣地馴善的，便索性不理會她了。過了不久，她便抑鬱成疾，醫生說要到環境清靜的地方休養，於是李維乘機把她送到蘇州靜養去。自己呢，在上海索性把留珍閣老六搬進來了。

他的太太自從給他搬到蘇州之後，病勢

也不見好。起初每月還能夠接到李寄來的用費，可是過了兩三月，便連音訊也沒有了。她屢次托人寫信給他，也沒回音。結果便遣派了那個隨侍着她的僕人和她的孩子到上海去。當李維見到他們二人時，心中很不高興，終於給了他們二十元，叫他們馬上回蘇州，自己也便轉身進裏面去了。他的兒子雖然年紀還輕，可是看見這情形，心裏也覺得憤憤不平。他見父親走了進去，舉頭四顧，看見壁上掛着父親的衣裳，他便悄悄地把那衣袋搜索着，希望可以得到多一點錢來帶回給母親，不料袋裏所有，不過祇有一張十元的鈔票而已。正再想搜索，父親已和他的姨太太走出來，這一切情形，已經給他們瞧個清楚，那位姨太太還在旁邊冷笑着說：「想不到一位富翁的兒子，却做起狗偷的勾當來啦！」

李維聽見，心裏更爲憤怒，上前一手便將鈔票奪回，憤憤的把孩子掙到地上，正碰倒椅角，弄傷了額，鮮血斑斑的流了出來。李當時看見，心中也覺得後悔，可是在姨太

太旁邊，自己也不敢怎樣，結果還是裝腔作勢，將兒子罵了一頓，叫僕人馬上帶他回去。

費了財想做官，這差不多是古今同此心理。李維當然也不能例外。正適那時內戰正鬧得利害，財政竭缺，李因為平時結識了不少的權貴，又因為他有的是錢，所以他很便當地被委為財政官長了。帶錢去做官，其實便不是好玩的，不過他心中想着：雖然暫時吃虧一點，可是來日方長，難道還怕將來不加倍弄回來！剛在那天委任令下，他的班朋友便給他設筵道賀。大家正吃得熱鬧，忽然座中有某客發現一張一元的鈔票，上面有些不知誰人寫下的字句，仔細看來，原來是「錢為萬物的至寶」幾個字。李當時看見，酒興正酣，立即從身上取出了一張十元的鈔票，在上面揮筆直書着：「美人比黃金，黃金賤如土」，寫後即賞給身後的侍者季福，意興非常自豪的樣子。

第二天中午，便在總司令部的大禮堂，行宣誓就職禮，禮還未畢，外面已人聲嘈雜，原來某軍忽然反戈，裏外接應，已經破城進來了。無疑地，李維的官還未做成功，却立刻做了俘虜了。

俘虜的結果，便是獻去了所有的資產，才算恢復了自由。

失意地回到家中，才進去便看見自己的

姨太太正和一個男子在歡笑着，那男子却正是那反戈的某軍的副官。他看見李進來，立刻喝着滾他出去。此時李維雖然心裏的憤怒難以言喻，可是財勢早已兩失，也沒什麼辦法，祇好退了出來。不料剛出家門，又遇到那在蘇州的僕人忽忽走來，抓着他說蘇州失守，潰兵大肆焚劫，主婦已經葬身火窟，少主人也失蹤不知下落了。

這對於李真是個晴天的霹靂，心想着妻死子散，通通都是自己的罪過，心裏又悔恨，又慚愧，遙望前路茫茫，神經過受刺激，他忽然像發燒了似的，狂笑一聲，直向着江邊跑去，隻身跳入江裏，可是他命不該絕，到了中流却給人救了起來。舟中有個客人，原來就是從前畏罪逃避，把彩券轉售給他的李法。他認出了是李維，可憐他的遭遇，便給他薦到某公館做看門的。從此他又轉到另外的一種生活方式裏面去。

據後來有人看見他的，說他初時做看門人，常常入市給主人買東西，不久却做了個街頭的賣糖食的，常常給孩子們圍着他，其後又變了做報販，躡躡在報館的門前。再則做了拾荒老人，最後便做了乞丐了。

（四）
時光過得快，轉眼又過了十年，李維已

經老弱不堪了。

有一天，他因為飢寒交迫，乞也乞不到，便在路上乘機扒竊一個行人的衣袋，不料手銜不靈，却給那人發覺。原來那不是別人，正是十年前常常在酒樓服侍他的侍者季福。季福為人很會節儉，每得了錢，便儲到銀行裏，歷年儲蓄，現在到了十年期滿，剛剛從銀行連本帶息領了款子出來。便遇着了李維向他大施妙手。待他發覺正是李維時，不覺憐憫着便把他釋放了，還隨意在銀夾取出十元給他，這便是這故事的開篇時所述的情景。

事有湊巧，原來這鈔票却正是從前自己題字賞給他的一張，正在嘆息流淚間，忽從道邊走過一個醉兵，由他的同伴扶着他走過身邊，那醉兵看見他手上的鈔票，便立定了來看。李維驚看那醉兵，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細心看去，祇見他額上的疤痕非常明顯地劃着，想起十年前打罵兒子的事情，歷歷在目，才認出這醉兵正是他的兒子，正躊躇間，那兵已經把他手上的鈔票，突然搶了，竊笑着揚長而去。

李維遙望着他去了，老淚縱橫，羞憤悲痛，一齊奔集到身上來。體質已經老弱得利害，加以受這打擊，一時支持不住，便暈倒在地上了……

世界真不可思議

一對夫妻離婚六十一次

美國紐約市，有一對巴多利克·林頓夫婦。他們從一九二五年結婚到現在，夫妻倆因反目而提起離婚訴訟，一共有六十二次，但每次都成立了和解，使訴訟取消了，所以如今仍是夫婦。計算起來，平均每兩個月不到，要提起一次離婚訴訟。容易吵鬧容易和，一對怪夫妻！

印度有二千萬寡婦預備再醮

印度現在有二千萬寡婦，其中二十萬至三十萬人都是廿五歲以下的妙齡少婦。在有名的舍波叛亂的前年，就是一八五六年，印度有禁止寡婦再婚的法律。去年，有個議員在議院提議一個「印度寡婦再婚法律」，經議會通過，於是這二千萬寡婦，悉行解放，重獲人生樂趣。

有一萬元儲蓄的

乞丐

紐約有一個失業的男子，在藥房裏買了毒藥到發館去，他要了兩個肉批，把毒藥塗在上面，喫了半個，就離席到地下室死去了。坐在他對席，有一個女乞丐，看見那裏有肉批而沒有人，就走過去拿來喫了那剩餘的半個，



把其餘的一個放在袋裏面。不久，毒發而也死去。等警察來查看，以為這一對男女，是情死無疑。豈知到那女丐的住所去看，亦是在一個地下室，據說已經住了

三十年。屋裏面佈置不堪，在床下發現有六本銀行儲蓄賬，計有儲金共一萬元美金，都是丐婦名下的存款。

兒子呢？還是舅子？

在西班牙的克魯那地方，一個醫院的看護，把一個母親和她的女兒同時生產的兩個孩子給弄不清楚了，不知道那個孩子是那個生的；結果，那母親不知道她所養着的是她的兒子呢，還是她的外孫；她女兒也不知道她所養着的是她兒子呢，還是她的弟弟；她的丈夫更担心着生怕他做了他舅子的爸爸。

酒桶做棺材

羅馬尼亞國有一個大地主，混號叫做「劉伶大王」的老人，新



美氏，平日嗜酒如命，最近因患腦溢血而死。家人根據了他的遺囑而履行喪事。原來這老人死不忘酒，據他的遺囑說，這下的死屍不要用棺材，而要改用酒桶裝載，然後遍請街邊好飲之徒，一面飲酒，一面唱歌來送他的喪。

肚子裏開雜貨店

貨店

在美國 Central Islip 地方，有一個瘋人醫院的醫生，在一個住院婦人的腹中，取出四十八隻茶匙，一根針，一枝鉛筆，一塊玻璃片。據說那四十八隻茶匙堆疊着在她腹中，是很整齊！

他娶了一百一

三十二老婆

七身其人巴帝克亞牙現年一百五十歲，出生的時候，是早





在法蘭西革命之前六
年。他一共娶了一百
二十個老婆，生了一
百二十二個子女，現在
子孫一共算起來在一
千人以上。百子千孫
，果非虛語。

願天下有情 人都成了 眷屬！

英國的斯丹可勃
市，有一個比十九歲
的老人叫做約翰的，
和一個六十七歲的寡
婦叫做瑪利的結婚。
約翰在三十五年前和
瑪利訂婚，因為和弟
弟占姆士友愛，不忍
結婚後和弟弟離居，
所以屢次延誤了婚期
。去年占姆士死去，
約翰方才同瑪利舉行
婚禮，有情人便也成
了眷屬。新郎新娘，
合計一百四十六歲。

自殺追逐者

米歇根的克羅美地方，厭世
者約翰，柯，已經是五十五歲了
。他把一根爆藥梗子，塞進他自
己的褲袋裏，點上了藥線，走進
了屋子。他那女子東，曼麗。視
波和她的女坐在屋房裏，她們看
見他這樣，迷了。約翰柯追逐着
她們，直到那爆藥炸裂，自己爆
成碎片。



「阿胖」的自殺

在美國孟赫頓，曼麗珍，鄧
，十七歲，體重兩百磅，她自殺
了，因為她的同學都叫她「阿胖」
。「阿胖」。

禍不單行

在英國的愛濱歐波蘭地方，
三個月以前，一個叫做喬琪潘爾
的，騎了一架機器腳踏車在某一
個轉角的地方轉彎的時候，碰了
一架無軌電車，把他的臂跌傷了
。前個禮拜喬琪潘爾在那個那
個轉角地方，騎了原來那機器腳
踏轉彎的時候，又碰到了原來那
架無軌電車，竟又把那原來的臂
跌跌傷了在同一個地方。



媽媽和女兒吃醋

西班牙的斐密拉地方，有個
寡婦叫做佛蘭錫斯哥。森顯的，
正預備再嫁，看見她的十六歲的
女兒，同她的未婚夫接吻，就把
女兒拖回家中，打得她非常利害
，竟致重傷而死。

耳朵裏爬出牙齒來

美國沛省伊利地方，一個牙
科醫生，從一個叫做蘭蒙。潘帝
脫的右面的耳朵裏，取出了二粒
牙齒。



活埋慘案

美國牛渥克地方，一個
叫做哈禮司的，興奮地，英雄似
地告訴警察，他說：「一輛亮晶
晶的汽車停着靠近我。一個女的
和一個男的從車裏面出來，穿著
得很講究。那個男人摺了一個
。那女人從衣箱裏抱出一個孩子
來，吻着他，把他放入泥洞裏面
。男的把泥土掩蓋起來。」於是
十二個警察和包探，三輛汽車滿
裝了新開訪員，開到那個黑人所
說的那空地。他們把那個地方
，發現了，掘起來的是一頭小黑
貓。

蘋果債 (續自十七頁)

也就祇從你那裏接到幾封信。現在，我在一個小服裝商店裏做模特兒，做衣架。這不過是一個臨時的職業。

我真困死啦！可不可以自動地給我一點什麼呢？什麼都行。老實說，不過一年以前你還那樣大方，可以花二千七百元買手錶，現在你當然可以還點債，算是送一點東西帮帮我的忙罷。怎麼樣？

忠實的 寶麗·海耳

寶麗寶麗：

一年以前，我可以到處鑽路子，給姑娘們弄手錶。就是你來一封還沒有你上一封一半甜密的信，我也會給你弄一雙。可是現在，不幸得很，我底路子全絕啦。我父親遺留給我的，比一間收賬所還不如。他留給我一大堆銀行證券，可是那銀行像捕鼠機一樣地拍那一下就關閉了。也許這一點原委就可以回答你底要求吧？

我好像一頭跳梁的老鼠一樣，終日到處跳來跳去，像個瘋子。先前是想躲避工作，其後是工作躲避我。幫人兌換過銀錢，在公

園大街劃過雪，今春在華爾街做過升降機司機人底助手。可是，後來住戶們要減政了，他們乘升降機上去，步樓梯下來，於是我這助手就擱淺啦。現在，我惟一的希望就是等那司機人到鄉下去消夏的時候我可以代理他兩個星期。鄉下，多麼好玩啊！也許像中央公園一樣吧？星期日，假如天氣好，也許我們可以去鄉下——就是中央公園——消夏吧？債是無法給的，可是，我可以給你一些動物底名字。

一個愛好自然者

親愛的愛好自然者先生：

你那神氣我都可以看出呢。長腿，闊肩，自以為像克拉克蓋勃（譯者按：電影明星最有男性美的）。一有錢的時候就在城中亂跑，對着胆小的人們做出人猿太山一般的怪聲音。

每天，我祇是在三樓那展覽室中，做衣架，穿一件，換一件，望着下面街頭的人。我多麼高興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去啊！這些人，拿死魚一般的眼睛釘住我，真叫我討厭。可是，這是職業呀，混飯吃呢。在今日，女人還能選精擇肥麼？

到公園中去見年青的愛好自然者，倒真是別緻的事情。你大概會從這隻樹跳到那隻樹。我怎麼能把你和那些猴子分別出來呢？

寶麗。

親愛的寶麗：

你說得全對，可是關於跳樹和作出人猿太山一般的怪聲音却是無稽之談。我是雙腳到地的，我底求偶之聲富麗而且嘹亮，而且有着教人心跳的男性的鹹懇。假使你還要懷疑，那麼，哪一天有機會我叫給你聽罷。你站在你展覽室中表演服裝，我站在街角替你大叫。羅漫蒂克得很，是不是？凡

親愛的人猿：

那樣叫是不行的。第一，隔着窗，你叫，我會聽不見；即使我聽得見，同樣別的模特兒也會聽見的。我們這裏一共有十二個模特兒呢。假使十二個模特兒都聽見了你那叫春的聲音，春心發動起來，一齊打破玻璃，衝到你底懷裏去，那還成個樣子麼？老板不會答應你，我也不會答應你的，因為也許那另外的十一位會先倒到你底懷裏了。我祇怕

除了你從電影上學習的以外，簡直不懂得什麼求偶的叫喚啊。

可是，我不管這些。你在下午五點鐘走過街心，我就可以見到你。你當然也可以見到我，不過，模特兒有十二個，你不會知道我到底是誰。你最好站在對街，吃蘋果做記號。最好你裝年青一點，裝漂亮一點。假使你沒有錢裝扮，蘋果總可以買得起一個吧？儲積五分錢，買個蘋果，既可滿足你底好奇心，又有得吃的。這還不合算麼？這是當年亞當和夏娃演過的故事，你曉得吧？

寶麗

親愛的凡：

到底不是什麼巧妙的計策。用計的人反上當啦。我以為當我每次換衣服出來擺架子的時候祇須很不在意地往下一望就可以看見你，而你會完全不認識我是哪一個，誰知我完全慘敗了。每回當我換一件衣服出來，我總看見對街有一兩個吃蘋果的，而且每次吃蘋果的人都不同。到後來，在那裏等電車的人幾乎也每一個人都拿着蘋果大嚼。到五點半鐘的時候，至少有二十五個吃蘋果的人從那裏經過，笨頭笨腦地對我們痴望。我惟願你

也是那些人裏面的一個，而且也正和我一樣沒有主意。

寶麗

寶麗小寶麗：

我確實在那裏，可是我一點也不「沒有主意」。我認出了你是那個穿綠色長袍的黑髮姑娘。我簡直為你發狂啦，寶麗。

凡

愛的凡：

以為你乖巧嗎，你？我們中間有五個是黑髮的，或先或後都穿過綠色長袍。今天五點鐘中你可曾又吃着蘋果經過街頭？

寶麗

寶麗，我愛的：

祇有一個綠衣黑髮的姑娘是我所愛的，是我愛得發狂的。我簡直狂了，使得我隨時隨地都吃着蘋果。同時，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麼？在今早十時，有一位穿紅短衣的修長的姑娘，她為什麼在進裏面去的時候，忽然跌交而且掩面哭泣？附帶再問你：今天午後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沒有見到你。

凡

親愛的凡：

你使我吃驚啦。你是什麼人——是一個怪物？你是藏在一個地方，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偵查我麼？做點別的事罷。也許你可以找到一個職業，也可以到鄉下避著哩。不過，我來說這種話真是不應該的。我今天跑了一整天，想找一個職業，可是仍然是一事無成。也許你會說我已經有職業吧？可是這算什麼職業呢？活動衣架子罷了。老板昨天就決定不要我這衣架子，他說，「把那架子扔了罷。」當然，還說不出這樣文雅的話來。也許你今天五點鐘又跑到那老地方去了吧。可是我祝福你在這時已經找到了好的職業。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會面呢？假使我有錢恢復我那服務所，我當然要專僱一個偵探來偵查你，他會用書面報告我你每天到那裏去，看幾點鐘模特兒，吃幾枚蘋果。

我這封都不是太蠢了麼？我祇是要告訴你我我是多麼疲倦，多麼受不下去啊！假使我能到鄉下去，我情願幫牛洗澡，情願睡在牛房。可愛的小牛是在仰望着一個保姆啊，你知道麼？

寶麗

寶麗，我底寶麗：

在這種時候，並沒有多少小牛要得起保險，寶麗。我們也同樣地感受著不景氣底影響呢。

星期六下午沒有見到你，我想星期一總可以看見你的。星期一我去了，可是，你到哪裏去了呢？我看見那十一位模特兒穿連身出，祇是沒有你。回來，寫了三封信給你，可是都斷掉了。明天再去看看罷，我說：「假使仍然沒有，並且也沒有信來，那麼她一定是病了。我一定得找老板問她底住址。」我又看了一整天，你仍然沒有來，也沒有信來。今早，我正要再去把你偵查的時候，你底信來了，說的全是模特兒做不了，小牛要保姆，收賬的小兒還想僱偵探，和要去睡牛房的事情。我想了很久。我們這一對閒人怎麼辦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一道閒呢？一道閒着就可以使我們忙起來啦。當然，我並不是碰命運的。我見過你。你沒有見過我，或者你以為你沒有見過我，那都沒有關係。可是我是認識你的。我比你聰明得多啦！當然，一個怪物總得比一個模特兒甚或一個僱員更聰明一點才行。

我忽然想起了一個念頭。昨天，照舊在那角落等你出現的時候，我看見對街職業介紹所有許多廣告。沒有事情好做，我就在那裏走來走去，看了又看，簡直把廣告都記熟啦。你底問題，到鄉間去的問題，在那某一張廣告上就可以解決。明天去看罷。假使你有我那樣一半聰明，在那裏你也可以看見

我。明天三時正，我在那老地方。三時正就是決定你底命運的一個神妙時辰。不要說「不」罷，不要這樣說：因為你決說不過一個怪物。

教苦尊者——凡

親愛的教苦尊者，我的寶麗：

好騙子！做得真妙啊！可是誰見過尊者往街頭賣蘋果的？誰見過賣蘋果的人自己把蘋果那樣亂吃？前幾回吃蘋果的事我已經受不了啦。你曉得這一回我是怎樣發現的呢？好，告訴你罷。我到那裏去，把廣告全看過了一遍，都是一派胡說。當然，這全是你使的詭計，把我騙到那裏去好把我仔細地跑看一頓。你會看，我不會看麼？你猜我看見什麼？一個賣蘋果的小子，站在街角，完全不像是來做生意的。他裝做不看女人的樣子，可是他吃蘋果吃了一個，又是一個，三四個僱主來買，他都不曉得呢。我跑去問那平日相熟的警察，問那年青的賣蘋果的小子是幾時賣起的。他回答說，「說起他來，才叫有趣呢。他祇賣了幾天，可是又沒有領執照。當我去查問他的時候，他說他不是賣蘋果，祇是偵查人的。因此，我祇好把他當作一個私家偵探罷了，雖然他注意的人好像祇有你們街上那些擺姿勢的姑娘們。」嘿，我底伶俐的寶麗尊者，你說那個賣蘋果的小子有趣不有趣？還有：你那說得神乎其神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以解決我們底命運的那怪廣告，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寶麗

寶麗我底寶麗，她是知道我的。假使她愛我，明天，在同樣的時間，她定會到那魯克職業介紹所前面來的，那是紐約最難混透的地方。我請求她不要挫折了一個可憐的，不幸的

賣蘋果的小子。

還有某處聯年會高夫婦等曾在鄉村工作，惟須美國人民，且無子女者，方能合格。月薪百元，應俾僱主。合意者請來接洽。

斯魯克職業介紹所啓。

紐約，第五街，福利公司。

福利公司大鑒：前欠貴公司二千七百元，無時或忘，亞古士催賬服務所代理催催，亦已知悉。茲已與該所主任約定，貴款務於最近期間，陸續清還。蓋僕已覓得百元薪資兼供廉宿之職業，所入既豐，按月歸還貴款，自無問題。惟該職業有必須已婚者方能合格之限制，僕欲結婚，但無戒指，是以函請貴公司再贈戒指一枚，諒必慨蒙允諾也。如不以戒指相贈，則僕終不能婚，不婚則不能得業，不得業則貴款寧有望乎？允諾與否，貴公司幸熟思之。再，此次所贈戒指，貴公司大可不必多所顧慮，蓋與僕結婚者，即亞古士催賬服務所主任寶麗·海耳女士也。

凡得爾·布萊克上。

保證人：寶麗·海耳。



木刻

李霧城作

汽笛響了

別



風

予且作
李旭丹插畫



絕不但沒
有歡喜，
還對旁邊
的一隻小
雞說：「
你在他那
時候，
像什麼來
呀！」

一

墨華剛纔行過了畢業典禮，那黑羽紗的學士衣，還擺在牀上沒有摺起來。四年辛苦掙來的文憑，也懶洋洋地睡在桌上。他自己却坐在那四載常親一張圈椅上，凝神構思。

他深深地懊悔昨天晚上開畢業生交誼會的時節，不應該扮演那個假財神。

他想，扮演財神也不是一件壞事。這戲劇的本身也不差。這是說一個人想發財。在年尾的時候，以香燭供奉財神，自己因為太窮，便

買了一碗麪過年，不圖為乞兒所窺伺，乞兒乃假扮財神入室，當他跪倒祈禱的時節，乃竊取其麪而食之，復悄然去！

墨華所懊悔的，不是在這個劇情，乃是在他吃麪之狀態。他是戴着假面具上台的，吃麪的時候，就將假面具除去了。自己端起碗來，三口兩口把麪吃下去，大家鼓掌，贊美他的神情。

無論如何，一個演劇的人，博得台下的掌聲，總要算是他的成功，怎麼墨華倒反而懊悔呢？還是他因為那天晚上台下有一個人眼睜睜的望着他，他吃了麪，也沒有看見那個人鼓掌，而且臉上還有些不



他將餐盤放下，把那碗麵三口兩口吃下去。

悅之色，然而最使墨華難過的。還不是因為她沒有鼓掌，乃是他演劇之後，在幕縫裏望着她。她滿臉現出不悅的狀態，在和旁邊的一位小姐說話。那幾句墨華從同學口中打聽出來的是：

「你看他那種醜像，也不知怎樣做出來的。他還特意的叫我來看呢！去罷！這到底算什麼東西！」

她說着便和同來的女人，一道起立出了門。墨華眼睜睜的從幕縫裏看她們出了會場。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他想跳下台去，攔阻她。但他實在沒有那一分的勇氣。他將這一分難過，硬收斂在肚皮裏，挨

過了一晚，挨過了一夜，復挨過了一個早晨。一直到領文憑的時節，他眼睜睜的向台下望，望來望去，也不見一個她。那一句：

「你看他那種醜像，也不知怎樣做出來的。」便在頭腦永遠的不滅。

他拿了文憑到房裏，思想便更複雜些，他聯想着她今日之不來，是因為昨晚的印象太壞了。昨晚上的印象壞，不是因為別的，乃是自己吃虧時太難看了。

如果墨華是個有錢的人，他也決不會懊悔昨晚吃虧的情形。那

台下的掌聲明明表示着讚美他扮的情形逼真。

原是的，一個久餓的乞兒，見了狗怎麼會不狼吞虎噬呢？就是她，也不會說：

「你看他那種醜像……」不但不會說，或者要換一句：

「扮的真是體貼入微，像極了。藝術真正的高妙呢！」

然而墨華沒有錢，久餓的乞兒吃虧，就是墨華自己的象徵。越是錢，象徵的便越刻薄，越刻薄，墨華的羞恥，也就格外的加增。

他想上一個禮拜的幻想，如今是整個的毀滅了。他上禮拜預想着，拿了文憑之後，便到她家中去。她一定會迎出來向着自己微笑的。自己是已經得了大學文憑的人，也該夠誇得上戀愛。雖然今日缺幾個錢，來日在社會上飛黃

騰達，焉知沒有我的分呢。

但是如今這種幻想毀滅了，完全的毀滅了。只看她那天晚上走的情形是決不會向自己微笑的。今天是不能去，決不能去！

不能去他便覺得一切都是灰色。桌上的書，牀上的衣服，牆上的畫片，一切都顯出絕望的神氣，來加增人的煩悶。

他只默默地坐在那裏。房門上一陣鑰匙響，便呀的一聲開了。他回頭一看，正是他的同房朋友——念茲。

念茲是個很活潑的人。他進房便將文憑和學士衣向牀上一放，便對着鏡子摸他頭上的髮。他一面摸一面帶笑着說：

「墨華，想什麼，難道明天又考書，還想着自己的等級甲，乙，丙，丁，戊，嗎？」

「那個時期已經過了……」

墨華微嘆了一口氣。

念茲仍在照鏡子，笑說道：

「甲乙丙丁的時期過了。心裏已經想到她了。原是的畢業之後，就是戀愛婚姻！」

他說着笑了一陣，編過臉去向墨華說：

「對不對……」

墨華心裏一陣難過，扭過頭去不理他。

念茲却不再照鏡子了。他笑嘻嘻地跑到墨華面前說：

「告訴我，今天是不是要會她！」

墨華說：

「害病，昨天晚上就不應該來的。」

「她今日來沒有來會我！」

「你們的事，我那裏知道呢？今天你畢業，我想她一定是來過的。」

念茲說着話，臉上仍帶着笑容。

「來過的！我早就和她到公園裏去了。還坐在這裏和你談話！」

墨華連連的冷笑。念茲倒覺得有些爲難。他想墨華今天的態度大變了！一定是受了什麼刺激，不過他仍是沒有丟却笑容說：

「墨華！總講戀愛的人性子不能急的。就是她，今天沒有來或者她是害病。」

墨華很氣，念茲却大笑起來了。

「墨華，你這話向誰說的，她不來你還想找我算一筆賬不成！你就是對她，你也不能像這種態度，這種態度，是要候她做了你的夫人之後，方可以行使的。這時候萬萬不能。你須明白一顆處女的心，好像那豆腐剛嫩成極嫩的豆腐一樣，碰一種就要碎的。你要用文火慢慢的來燉她，然後再一點點的加上了油鹽香料，等她變成了一塊五香乾子的時候，你將她向地下一扔，她也不會碎了。」

說着他自己笑，墨華也只好跟着他笑了。他忽然地轉過身軀，去翻開樂譜，拿起凡華鈴奏起曲調來。他越奏越起勁，他那個身體在那裏波動着，好像要和凡華鈴一道飛上天空去！那曲調愈奏愈高，表情也就越見得充分。他倏地丟下了凡華鈴，又在地板上跳起却爾斯登舞來了。他的舞越跳越慢，一面口中却歌唱起來。

姑娘！你真要使我瘋狂！

呀！姑娘！你真要使我瘋狂！

他只管按着他自己曲調唱，音調越唱越顫抖，表情也就分外的充足，和他拉凡華林一樣。

墨華却真有些耐不住說：

「念茲，你不要唱了。我和你說一句正經話。」

念茲，聽了便停住腳，仍舊笑容滿面跑去照鏡子，摸頭髮，一面說道：

「你講呀！」

墨華道：

「你看一個女子愛男子，還是愛他有錢呢？還是愛他書吃得好呢？」

「這話可就難說了。總而言之，女子不一定是好人，她擺在臉上的愛，却不是她心裏的愛。她們是在頑弄男子的。什麼書吃的好，她就會愛你，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照你這樣說，女子是不愛男子書吃得好。」

「當然的！」

「換一句話，便是男子靠吃書去找女人，簡直是作夢子。」

「當然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聊齋上騙人的話。」

「那還是要金錢了，可嘆！」

墨華說着便嘆了一口氣。

「你嘆什麼呢？讀書的人，雖有錢，雖自己掙過錢來呢？有錢，不過是父母的。父母有錢，可就太不自由了。出了大門，就被汽車囚起來了。汽車風馳電掣一過街。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到了學校，便不再敢出去，除非有汽車來接他。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學校監獄，家庭監獄，汽車囚籠，此外什麼也沒有，這種人配講什麼戀愛，你問他眼中看過幾個女子！」

墨華道：

「好了，你這種偉論已經領教過了。不要再說罷。你看我這樣的人，配不配談戀愛。」

「沒有錢總配的。」

「但是我沒有汽車！」

「要汽車幹什麼？」

「女人是要汽車的。」

念茲却凝思了一刻，說道：

「要是要的。要等你找着事以後。」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她愛你，恐怕你每日長途奔波受苦，所以想一個汽車來裝載你，而且有了汽車之後，你們相聚時間可以多一些，也可以長久些，譬如你想她，坐了汽車就去了，多快。譬如你九時上辦事處，可以和她親熱到八時三刻，會不誤時。沒有汽車，你八點鐘就要動身了。這三刻的好時光，豈非白白糟蹋。實際說起來，汽車是文明社會中的需要，其功用與火車相似。你要是將他當作富麗的表示，簡直是大錯特錯。」

「話不要說的太過火了。念茲！」

「我的話真是平淡而又平淡。」

墨華還是安理出他的話頭說：

「念茲，我問你，你看我愛的那個女子，是不是名利薰心的人？」

「那也不見得罷！不過我只看見過一次。她叫什麼？是不是叫方鳳？」

鳳？

「是叫方鳳。」

「也不過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兒罷了，你有什麼地方配不過她？」

「但是她不要我呀！」

「不要你，你怎麼知道，她不要你，難道你已經向她求過了婚？」

？

！

「求婚，還早的很呢！」

「那你怎麼好斷定。」

「我心中終日的懼怕着。我想要是有盼望，我便進行。要是沒有，我便死了這一條心。免得走到了中段，給她一刀割斷，你想那是多麼難受。」

念茲坐了下來說：

「這倒是不錯的，沒有盼望趕緊割斷了一切。不過到底有沒有是你要自己去試驗的。」

說着話他便站了起來問墨華道：

「今天晚上請教授的宴會你到不到？」

「到的。」

「那你今天是要出校的，我先去了。」

說着話，念茲便拿帽子出了門。

二

房中只賸下了一個墨華，揀着一點兒希望，一大半的不適意。他兩手插在西裝褲子的口袋中，在房內呆走了半天。想想還是戴上帽出了門去訪方鳳。

這是最難過的一段景。以一個自己覺得對方不滿意自己的財力而強要去得她一句有希望的話。墨華滿料着是失望的。然而他的心靈却

催促他說：

「去罷，或者有一點盼望呢？愛情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愛情的發生，全靠時常的晤談接觸。愛情的生長時期，是有阻礙的，愈有阻礙，方愈見得有波瀾，有波瀾方愈見得堅固，人們若一見波瀾阻礙而停止不進，他也就配談戀愛了。」

他揀了這一團意思去見方鳳。他足下方纔生出力量。上了人力車之後，心中也定了好些，他思量着見了方鳳應該說什麼話，如有機緣，還要說明自己扮假財神的苦衷。

當他那人力車轉入了馬路，車夫奔的更快，那晴朗的天氣，使他的精神漸漸振作起來。烈日有道旁的樹，解除了他的嚴威，涼風習習的吹，身上一毫也不覺得燥了。車子轉了個便到了方鳳所住的巷口。黑車夫的意思，是要拉進巷子的，不圖那巷口的巡捕用手將車夫一攔，一輛汽車便緩緩地從巷中駛出來了。在墨華眼中所見的那車中人，正是方鳳和一個西裝少年。

他心中一氣，便叫車子停下了。一面付了錢，一面心裏想着這何以能去呢。她已經傾心於別的人，割斷罷！

想着他便不再入巷子，沿着馬路一直向前走。但走的時候，心裏却沒有一刻是寧靜的。他想這一趟完全是尋苦惱，是不應該來的。她的態度，已經很顯的表示出來，還跑來算一回什麼？

他一路想一路走着，慢慢地向那沿馬路的一排窗子上看。覺得那窗內陳列的物品，都在向他笑，好像是說：

「你這懦怯人哪！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你還想聯續這破碎的愛情麼？回去罷！你的前途決不能因此而毀滅的。」

他的神經陡然的奮興了。他轉身回來，自恨的說：「回去！決計回去！」

當他站在行人道上預備叫人力車的時候。忽聽有人叫一聲：

「余先生」

墨華定睛一看，這喊他的，乃是帶方鳳小弟弟的一個奶媽。

奶媽看見墨華轉過了頭。便堆下了一臉的笑說：

「余先生，怎麼不到我們家中去玩，太太已經念着你幾天了。昨

天晚上還提到你呢！」

墨華本來是要去的，萬想不到會遇見奶媽，更想不到奶媽會向他說出這一番話。

這時候方太太的印象，便在墨華腦中一轉。一個四十多歲粉光滿面的婦人幻在墨華的眼前。方太太曾經夾過一片火腿送到墨華飯碗中的。這重印象，墨華永遠不能忘去。

他想着方太太無論如何總對自己不好，即使她女兒不能傾心於我，她的感情終不能因之毀滅，情感是一事，定婚是另外的一件事。不能因為方鳳的不諒解，遂拋却方太太一片心情。

他捨不得不去，他堆下滿臉的笑，向奶媽說：

「我原是天來看你家太太，順便在前面買點東西。」

說着他奶媽一道進了巷。他滿心思念着。如果方太太提出演戲的話來，自己一定要將扮財神的事，說個明白。

想着已進了方家的後門，那一股葷油氣味沖人鼻觀。奶媽也先行進去，等到墨華走進堂中的時節。方太太已經迎出來。大家便在客堂中坐下了。

方太太說：

「余先生，好久沒有來了。想必是爲了大考忙。現在恭喜你已經畢業。」

說着堆下滿臉的笑。

「本來早就應該過來替伯父母請安的。兩天來也不知道那裏來的許多零碎的事！」

墨華很不自然的回答了上列的幾句話。

「我前天聽見鳳兒說你還扮了三個戲，真好的很！」

方太太這句話，真像一根針，刺進了墨華的耳鼓。正是墨華說他裏苦的時候了。

但是，墨華究竟有什麼苦裏可說呢。扮演這件事，實然是你情願扮扮，不願扮，誰也不能相強的。況且這是學校中的演劇，更無苦衷之可言。墨華來的時節，滿想對於演劇方面，說他幾句話，現在機會到來，想想，仍舊沒有什麼說的。在他的初衷，並不是想說演劇

，乃是想打破方鳳對於他吃虧時錢像的誤解，這種話分析出來，應該是：

「你不要看我吃虧那種錢像，是我窮人的本色。我雖窮，像還不在臉上，況且我書唸的比有錢的人還好些呢！我在舞台那種情形，是在於描摹的像真，這是很高的藝術手腕。以一個有學問的人，更有高的藝術手腕。將來不怕沒有飛騰黃達之望的。」

我們仔細的想想，這不過是心裏的一種意見。這種意見，不是能以完全表達的。墨華如果是在同學的面前，或者可以老着面皮說幾句。在方鳳面前，便很難，如今在方太太面前更難。自己總不好說吃虧時有一種錢像。這一句不能說，下面的話便接不上。墨華心中只是着急，一點也沒有方法。

在理，方太太說了一句質美的話。墨華應該要謙遜一番方好。但是墨華因為他的心意不能表出，他竟無言默然，坐在那裏。

這是不能持久的一種境遇。方太太看着這種情形，也覺得自己的話，好像有些不對，她不敢再說什麼，心中只是盤算着怎樣去接下文。

「想了一刻，她說：『余先生，你現在是已經得有學位的人了。下半年預備在什麼地方作事呢？』」

她說這話，好像含了許多感慨。墨華初聽見的時候，心中也很是難過。他疑着這是嘲笑他前途黑暗的話。但是細玩方太太的語氣，似乎又不是在笑他。他本是挾了一片的不適意，借此他便發揮了幾句。

「現在還沒有定。不過我想我總應該找出一條路來的。許多人說，現在學校裏的畢業生太多了。要是外面沒有人運動，是要得不看事的。不過，我想……」

說到此地，他忽然一停，便又說道

「凡是一個人，總應該能自立的，不過有遲早不同罷了！」

方太太說：

「遲早兩個字，你說的不錯。像鳳兒的父親，發達的便遲，他一直到了卅歲上，還只是一個秘書。卅五歲後一連做了兩任局長，方纔積了幾個錢。」

墨華沒有響。

方太太仍援着說：

「不過積錢也沒有用處。做官的壞習氣完全學來了。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如今歇了事已經三年了。在上海住了這樣的房屋。費用沒有減，却少了進款。坐吃小空。余先生你是知道的。」

方太太說着竟滴下兩點眼淚。

這倒真使墨華楞住了。他想不到方太太從遲早兩字中，發這一篇議論。

他想這還是要敷衍下去纔好。他說：

「政界本來是要講應酬的。不久的時候。老伯總可以再上台的。」

「別的不說，鳳兒近來也學奢華了，他們父女二人的用款，真是可怕的。我們現在只是一個空架子，一旦架子塌下，便什麼都完了。」

說着她又取手帕擦眼淚。

「這些話，他們父女都不聽的。就以鳳兒說。我差不多不能見着她的面。我沒有地方說。你到我們這裏來往了半年。你真是我最相信的人。」

說着她停了一刻。墨華覺得非常的不安。

「鳳兒！……我想，她得着你的益處，也着實的不少了！」

說到此地。方鳳的父親已在大門上敲了幾下。

三

方太太的一番話，竟使墨華心中生出一種特殊意境。他的心起初是想連續這破碎的愛，繼而又懊悔着不應該，終於受窘於方太太之前。

方太太提出方鳳受益不少的一句，他是覺得委實難以回答。不過同時露出了一點生機。他用心意對於方鳳的一場，雖不能待方鳳的諒解，終得着方太太的幾句話。

方老爺的進門，又改變了一幕戲。方太太看見方老爺，抽身便進去了。看方老爺的情形，似乎是要跟進去。但礙於墨華的面，他不能進去。他只好陪着墨華坐下，談了一些話。

他雖然是隨便的談些政事和天氣，態度是極其不自然的。墨華看着他們夫妻的態度，心中滿貯了疑惑。暗想他們別是爲了家務拌嘴。他儘管這樣想着，答話也就是非常的疏忽。

壁上的時鐘，已敲到一點了。他告辭回校，方老爺更沒有挽留。却跑去向太太說話。

太太見了老爺，忽然退到房裏去，是今早和老爺爲家務拌了一場嘴，老爺出去湊一桌牌，沒有成功，仍舊是回來了。

一個人的氣忿，是可以因環境而減少的。老爺的牌雖沒有湊成，氣却消了不少。太太剛才向墨華發了一頓牢騷，她的餘怒尙未熄滅。

老爺說：

「女兒呢？出去了嗎！要吃飯了，還走出去做什麼？」

太太露出一臉的冷笑。

「你的牌沒有湊成功，便想起女兒了。你上了牌桌，還記着她嗎！上天，你也不問，入地，你也不問。」

老爺在房中走了兩趟，懷中取出了一支煙。慢吞吞的說：

「墨華又跑來了。跑來又怎樣，他的心思，以爲人家是不知道的。」

。」

「你說他這個人不好，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不嫖不賭，沒有嗜好，書又讀的好，衣衫又樸素。」

太太反問了老爺一句。

「不嫖不賭沒有嗜好的，不算是本領的。像墨華這種人，只配做店夥，郵政局裏專寄掛號信的職員。」

「這種人也不算壞呀？一定要像你，坐吃山空的搽面子，好嗎？」

「不撐又怎麼樣？已經走上這一條路了，你懂得什麼？」

「我不懂！」

太太冷笑了一聲。

「你撐出什麼結果來？」

「不要辯了！請你看看最近的兩個禮拜的事吧！」

太太越發的氣。

「這兩個禮拜！不過是你引誘了錢少爺來。哼！我看你將女兒去和他交換一個家私！」

老爺不語，拍的一聲一隻茶杯摔到地下了。太太不敢響，房中空氣靜寂的很。

廚中的菜飯，已陳到桌上來。老爺因爲摔了一隻茶杯，不吃飯，太太因爲老爺摔了一茶杯，也不吃飯。

墨華却已經在學校中吃飯了。

學校裏的飯堂，今日已是一片零落景象。學生都已回家過着假了。只留下幾個畢業生，在學校裏吃那幾餐不快樂的飯。畢業生也不是全在校中的。富有的公子，拿了文憑，回家去開賀了。娶了親的人，拿了文憑，也回家和夫人共餐了。找着事的人，回家收拾東西，就預備服務社會了。惟有那家中不富有，又沒有要親，又沒有得事的人最可憐又最無聊，所謂昏昏沉沉的過去。渺渺茫茫的未來，一逕就在腦中轉來轉去。轉出一片現在的悲哀發憤，賴在學校吃這幾餐難過的飯。墨華正是其中之一。

墨華吃過了飯回房，那文憑仍舊是在桌上擺着。他呆看着，心中回想着剛才的一切。他的回想，出不了了一條路：

(一)方鳳和西裝少年同坐一車。

(二)方太太對他的番話。

(三)方老爺和方太太的相見的態度。

他現在對於方鳳坐車的事，倒不怎樣注意，對於方太太的話，却有很深的印象。他記得的是：

「你預備在什麼地方做事？」

「我們家裏，費用沒有減，進款却少了。坐吃山空，余先生，你是知道的。」

「鳳兒得着你的益處，也不算少了。」

「你真是我最相信的人！」

這些話都給與他很好的印象。他想着方鳳的家庭，並不是一個怎樣有錢的，平時的闊氣，不過是空架子。方太太對於自己，至少總不算壞，但又怎麼樣能使自己因方太太而和方鳳作進一步的企求呢？他

不能忘記方太太的說話。

「你預備在什麼地方做事。」

一連做了兩任局長，纔積了幾個錢。」

他便想到事業上來了。

他想着畢業之後，便再沒有學校生活了。沒有學校生活，就要打入社會去謀飯碗來維持一個家庭。是不是一個青年應該走的路呢？

想到此地，嘆了一口氣，眼睛看着桌上未摺的時事新報一張青光。青光欄內刻了一張圖畫，圖畫中一對青年男女對着商店中玻璃窗內，望着旁邊一路小字說：

「我愛，等我下月薪水發了，再來買吧！」

不禁發生了許多感慨。

「得不着事，無論如何，是不能談戀愛的。」

他憤憤然說着，覺得錢之於事，事之於戀愛，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立起來踱出房間找人談談，去破他自己的悶氣。

隔壁的房內，也是兩個同病的人住着。一個混名叫甘地，還有一個叫莫梭利里。甘地是一個刻苦自勵，不修邊幅的人。莫梭利里是一個自信力極強，不顧一切的一個運動家。

他們一個在整理書籍，一個在摺疊衣服。

「進門他們二人便同聲問道：

「請教授的宴會，你去不去？」

墨華道：

「去的，你們呢？」

「自然也去的！」甘地說，「我們出了錢。」

「吃過了又怎麼樣？」

「吃過了回家大吉！」

莫梭利里哈哈地笑起來了。

「回家，回家吃老米飯！」

墨華嘆了一口氣。

莫梭利里說：

「甘地是不愁的，他的事是弄好了。」

「什麼事，我一向倒沒有知道？」

墨華很驚疑的問他。

甘地的臉上陡然現出得意的樣子來。他說：

「秩羅小學裏擔任兩點鐘音樂和體操。」

「那倒是好的，但不知薪金每月多少？」

墨華隨便問上這一句。

莫梭利里說：

「他是不許人問他薪金的。他讀了四年教育，是為教育而教育，薪水多寡，在所不計。」

他說着堆了滿臉的笑，遞一枝香烟給墨華，自己也取了一枝在吸。慢慢的說：

「不過聘書我曾經看見過，還是大紅紙寫，像舊式租約差不多。上面明載着月薪薪金大洋十二元。」

「那也不算差。像我們畢業之後，還一無所有呢！」

莫梭利里說：

「一無所有，也不是終身一無所有。我的目的，不在我自己一人吃碗飯，我乃是要造成一個有飯大家吃的局面；否則我自己寧可餓死！」

甘地有點氣，說：

「有飯大家吃，要靠教育，我的事雖小，我的責任却是很大的。教育的第一個目的，是在能以自己謀生，第二個目的，是教出來好子女。」

莫梭利里哈哈地笑起來，一逕的走出去了。

甘地說：

「這個人只有一張嘴，什麼也沒有的。只是說人家不好，他自己又何嘗好呢？畢業出來應該有事就做，不論大小。像我讀教育的人，做教育上的事，總不能算所學非所用。」

墨華還沒有回話，莫梭利里在門上玻璃內向他招手。墨華便出去了。

兩人一同到操場去散步。

莫梭利里向墨華說：

「讀教育的人，我最不佩服，他們學的盡是些畫格子畫表和測驗他們出去只好全做教育行政的事，其實做教育行政的事，也不是靠了幾條教育原理所能奏效的。」

「那你也不能太說的過分了些。讀教育比不讀教育的，總要好些。」

「我雖然是個運動員，我也還略懂一點社會。我看社會上人能得勝的，只有兩類，一類是學問高深的人，他們就是做錯了，也能得人的信仰。一類是政治手段高妙的人，他們雖沒有學問，他們事却不曾做壞的。若是學問既不高，手段又不妙，徒費幾條教育原理，行嗎？」

「那你不能說他沒有學問。」

「他的學問是假的。原理也是假的。他每日用心於溫習課堂筆記。英文既不行，中文也不行，他只是將幾個教育家的口頭禪記下來，到考的時候，再重新默給那幾個教育家看，騙得甲乙的等第而已。至於裴斯塔羅吉，弗羅培耳的教育理論，他能懂嗎？」

王陽明的教育理論，他能懂嗎？杜威孟祿的教育理論，他能懂嗎？他能懂杜威的一部實驗論理學，他便好了。或者是學着孟祿那七十多歲能開駛汽車心不旁務的態度，也好了。但是不能。只有幾條不適用的教育家的牙慧，美其名曰：教育原理。」

墨華說：「你的議論太偏激了。」

「一點也不的。單就他的混名甘地而說。他除了知道甘地是印度的一個革命家之外，什麼也不知道的。甘地在英國律師公會的情形，他知道嗎？在南非洲執行業務的態度，他知道嗎？就最近的話說罷！印度圓桌會議，甘地的態度一變，他知道什麼原故嗎？他得了甘地的名號，既對不起甘地兩個字，又對不住自己。」

墨華說：

「還是你們運動家好。」
「我們雖不好却也不壞。」

「你們的好，是因為你們有兩種特權。一是你們常有大菜吃，二是你們常有女人和你們在一塊。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大欲可以滿足，還談什麼教育政治？」

他們一面談着，一面聽着幽揚的音樂聲，從宿舍發出來。那鐘樓上的鐘已敲了三下，他們匆匆回房，預備早點出去，帶買點東西。

方鳳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出了門。方太太一人在房中，猶有餘怒。

方鳳一回來，便上樓去換衣服，聽娘說她父親母親鬧了氣，她便下樓到母親房裏來。

她喊了一聲母親，母親很不高興的答應她。接着便問道：

「是不是那姓錢用汽車來接你去吃午飯？」

「不是的。他約我一路去看墨華畢業典禮。」

「墨華剛來的，何以他沒有提起。」

「我們坐在下面，他們站在台上，怎麼會看見我們呢？」

「行過了禮。你也沒有再找他了。」

「我怎麼能去找他，他們的宿舍，也不許我們進去呀！」

「那你還沒有吃飯。」

「沒有。」

「叫人開飯，我們一同吃罷！」
她說着叫人開飯。
方鳳却忍不住要問墨華來的事。
「墨華跑來講些什麼？」
「沒有講什麼，只不過說：畢業後做事的話。」
「他已經找着事了嗎？」
「他說：凡是一個人，總應該自立的，不過是遲早不同罷了。方鳳接着嘴裏，一次說：
「遲早兩個」

「這也是實話，墨華這個人很誠實的。」

「誰說他不誠實呢？遲早本是實話。像父親謀差事，總可以得着的，不過是遲早問題罷了。我的婚事，也總能解決的，不是遲早問題罷了。」

說着她又抿着嘴笑。方太太一句也沒有響。母女無語，桌上吃飯

的媽媽也將小孩子抱來了。方鳳又去逗她弟弟玩笑。母親仍不能解釋她的疑團。復問道：

「墨華來的時節，正是你出去的時節，你怎麼會看見他的畢業典禮？」

方鳳被母親一抵，面孔不覺紅起來說：

「爲什麼一定要看他的畢業典禮呢？」

母親被這句話一激，面孔也隨着紅起來。

「是你自己說看他的畢業典禮呀！」

方鳳冷笑了一聲。

「因爲你贊成他，我纔說的。」

母親更怒起來，正待發話，女兒却丟了碗跑到樓上去了。

這一幕劇，完全透出一段僵局。這種僵局是方家常見得。

小姐上樓之後，一刻就出去了。太太一個人在家裏沉悶的坐着。

現在抽空來敘述一點畢業生請教授的宴會。

這個宴會是學校中的善良風俗，一班一班遺傳下來的。畢業生在

畢業日那一天，大家拿出錢請各教授於大餐廳痛吃一次。每人節省下

這餅餌之資，來感謝諸教授幾年教育之功，無論如何，總不能算是一件壞事。各教授也以爲這是情不可却，所以他們也不能不領。

宴會就如小說上說的那酒綠燈紅的景象，只少了幾個妓女和幾個

拉胡琴的人。但是在酒樓中用飯的，何處不能聽見妓女之歌！

隔壁的拳聲和歌聲由電風送到各教授及學生的耳中來，那久閉於

經院中的靈魂，一個個的都覺醒了。他們端起杯來：嘗這這沉醉的甜

蜜。

會飲酒的人

外來的寬大，不會飲酒的人，口才也就似乎更外的靈敏。吃進去的酒和吐出來的話，都滿透着調和的容態。

甲教授是一個留美歸來的人，痛論美國對待華僑的不合理。乙教授是一個留日歸來的人，痛論日本的象棋是比較中國的好。因爲吃了紅馬，立刻便可拿過來當級馬用，全盤的棋便很容易贏了。丙教授是留法歸來的人，說巴黎讀書可以十二時起身，下午入咖啡店，出店後便可到巴黎大學去聽講。夜間便到跳舞場去過生活。大家都覺得今晚是沒有師生界限的。彼此全是社會上的人，社會上的人可以隨便談話的。

丁教授是最惹人注意的。他是中國的文化保存者。他最贊成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尤其贊成的，便是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他在席間就將他的心得恣情的發揮，以博羣衆的贊美。

其實，這一個小羣衆平時已經受過了這一班教授的薰陶，他們的偉論，早已聽厭了。他們有的是精神於隔壁的歌喉，有的是幻想自己前途的光大，有的是想未婚妻的笑臉，有的是想着父母的歡顏，和獎勵的話。

這一個宴會，是將一羣不聯合的人，硬用一杯在手的酒，將他們聯合着。大家都說快樂的很，因爲他們都坐在筵間。

然而很不幸的，戊教授未飲幾杯，便醉倒了。他一時伏在桌上，一時起來，兩隻眼露出腥紅的光彩，就像眼科醫生替他剛剛上了幾滴藥水似的。他帶笑帶哭的向己教授說：

「究竟還是大爲社會而生存呢，還是社會爲人而生存呢？」

己教授哈哈地笑起來。

「你真是吃醉了麼。我問你，還是雞生蛋呢，還是蛋生雞呢？」

戊教授說：

「我跟你說的是正經話。如果是人爲社會而生存，我便生存，如果是社會爲人而生存，我便不生存了。」

「生存，你是人，你不生存，則社會便與你無干了！」

戊教授放下來了。

「社會與我無干，現在的社會，難道與你有干嗎？你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社會便會放下一副冷酷的面孔，不來理你了。他仍舊是存在着，你可是漸漸便不在了。可嘆！」

己教授不同話，戊教授豪興未減。

「古來大英雄大豪傑，只能解釋社會，解釋的對，他便成了名，什麼改造社會，我始終不相信。」

己教授不覺笑起來說

「你這話顯露着矛盾，不要說罷！你是醉了！」

「醉，你纔真醉了呢！」

說着話，他已經撐持不住，伏在桌上了。己教授推了他一把。

「別醉醉作秀了，就是醉，也不至於如此！」

這一推不要緊，戊教授便隨着他的手勢跌到地上。羣衆都非常的驚訝，急忙將他扶到榻上臥下，一面設法替他醒酒。

戊教授到了榻上，翻了一個身。大衆莫知所措，己教授喊了他兩聲，戊教授回頭望了一望。接着將眼一閉，便嗚嗚的哭起來。

這時全場都靜寂了。什麼快樂，宴會，聯歡，似乎全都從窗中飛出去，大衆全注意着戊教授。

戊教授哭音之末，送出了幾句話說：



「方鳳！我和你在樓梯旁說的話，你千萬不要忘記。你是我最愛的一個，愛……」

接着，一陣嗚嗚咕咕的話，完全聽不出了。

五

這一場的結果是很不快樂的。戊教授被送回家。各人也都散了。只留下許多的反感，在墨華和念茲的心內。

念茲和墨華住在一個

房的。今晚回來之後，念茲的態度也不像早晨那樣的活潑，他急急問墨華說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戊教授怎麼也愛方鳳呢？」

墨華要是沒有到方家去一次，他的心定然會死了的。因為自己和戊教授一比，是當然失敗的。但是如今他既看見了方鳳和西裝少年共坐了一個車子，又看見了戊教授的態度，又回想着方太太對他那一番話，他倒有些捨不得丟棄方鳳，不過他不肯明

對念茲說出來。

「管他是戊教授了教授呢？」

他故意冷笑了一次。

念茲却不肯放鬆。

「你到底到她家中去過沒有？看見過她沒有？」

「沒有，我老早丟棄了她。」

【阿這一的愛最我是你，鳳方：說授教戊】

念茲陡然笑起來了說：

「墨華，你的態度完全和早晨不同了。我猜想着你定然碰了一個釘子。不過，我想戊教授也未見得勝利，你聽他今晚上的話。」

墨華不響。

念茲說：

「我以為講戀愛的人，最忌對方有情敵的，女人可以犧牲，這一口氣是不能不爭的。」

墨華說：

「你須知道對方是教授！」

「教授也沒有關係，情感眼中是沒有一切的，只有勇往直前，除障礙。」

說到這裏，外面有人在門上敲了兩下。門開處進來了一個人，他們一看，原來是莫梭利里。

他走進門來便說道：

「今晚的宴會真是笑話，戊教授怎麼會說出方鳳，是他最愛的一個呢？方鳳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念茲向墨華望着。

三人都沒有響。

莫梭利里說：

「戊教授在莫正女學擔任功課的，我想這個方鳳，恐怕是莫正女學的學生。樓梯旁，樓梯旁真是一個好地方，但不知道聽些什麼話。」

「可惜後面的話聽不出來了。」

墨華說：

「聽不出也是好的。聽出來反令人難堪。」

念茲說：

「難堪也不緊，情勢我們已經不再見面了。」

了。

墨華也沒有說話，立起身來，也預備睡覺，他們靜悄悄地熄了燈。

，各人鑽入被中去。

墨華進了被，心中便付思着剛才的一切。

他從莫梭利里口中，知道了方鳳和戊教授的關係。盤算着去打探戊教授的一切，同時又想打探方鳳和那西裝少年的一切，他自己想着，即使自己得不着，能以知道方鳳那兩方的戀愛競爭，也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不過自己已經舉了業，學校是不能久居的。自己沒有住所，便不能久居此地，一切便化成泡影了。他想到此地，不由不去喚念茲，向他說：

「念茲，我現在對於戀愛，已經萬念俱灰，以前的一切，我一齊將他拋諸九霄。不過畢業之後，事總是要找一個做做，否則生活都要發生問題的。」

念茲迷迷惘惘地答他說：

「找事是找我的，戀愛也是要講的，總而言之，墨華，你戀愛講的太遲了。講戀愛的時候，應該是大學三年級。」

墨華說：

「念茲，我不是和你說過，不講戀愛了麼？你怎麼還夢提他。你說時間過了，我也贊同。過了便不要再去提他。找事，你有方法沒有？」

「我那裏有方法呢？我看已教授對你不算壞。你去找找他，或者有點盼望。」

「那我明天就去找他，你看如何？」

「很好，你明天去，學校也不能久居的。」

說着話念茲已經有點像說夢話。墨華雖有一肚子話，却也不好再說了。

(未完)

最近之文壇

「文網公」的問題

最近文壇之最熱鬧的一件事，為何家槐與徐傳霖二人之創作問題。初，有署名清道夫者，於文化劇報「投信何家槐之小說，是別人作的，何即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我的「自由」聲明。但徐傳霖亦在「自由談」發表「我的「自由」聲明」，內開其署名何家槐而發表的徐之文章的問題，計有十一篇之多。此後，於各報副刊及「文化劇報」等處均關於討論此問題之文章。大晚報「火炬」有某君署名何家槐為「文網公」此本之最初發起人清道夫，及自認為徐性派的義務律師之徐傳霖，均為此問題特別起勁。問題連綿已一月有餘，最近又有「自由談」字文面之「對於何徐問題的懸想」一篇，論及徐徐的作用，「疑或係另外的一文壇的意味和作用」，則問題或有相當複雜，恐始終仍將鬧下去，不知何時才能結束！

洪深的啟事

「文學」最近出版之「譯譯專號」，有一「環球畫報」劇本一篇，該劇署名為洪深與徐傳霖二名，而「文學」編者則謂徐傳霖，在目錄上係在洪深之名，故洪深即此一劇事；云該劇非其所作，不應將洪深的名字，置於劇出於徐傳霖之手也。

。或云，洪深此舉出於何徐問題之後，或因對重之能，故出而有所聲明云。

二十九作家的禁書

中央黨部最近將二十九作家之作品禁止發賣的通告。所禁書籍計有一百四十餘種。其出版家方面現已在設法請中央覆審，未悉有無改變可能。此二十九作家為：郭沫若，錢杏邨，柔石，魯迅，田漢，沈雁冰，田金平，葉子，韓應甫，丁玲，胡也頻，曹沫，謝光楚，高語罕，魯彥，周建人，曹湜，洪深，巴金，潘梓年，茅盾，馮至，曹鳳城，王雲五，李輝英，楊顯，陳望道，潘梓年，及余英淵。

日本去的文人

最近對日本者，發現其業：重慶去後已在各報發表其通信。曾於各報轉載見其小品文之「南京至登」，亦已脫離影響，東渡留學。其在南京新長報（前後版面）及離洪深之卜少夫，也已脫身。近據其文藝消息刊物云，洪深投亦將赴日，未知確否。

上海的女作家

現在上海的女作家，據「文藝界」載：一層層在工部局女中教書；吳曉天在滬東中學擔任圖書館主任；何心在勵進女校讀書；應雲衛在法國公團附近其處養病，病中仍勤於寫作。「日本雜誌上的中國作家」

左翼作家，甚少機會以真名發表文章，近乃轉有以外國文字發表於外國雜誌之趨勢。日本一月號之「文藝雜誌」有郭沫若之「自然的進取」，三月號「收錄」亦有魯迅之三篇文字，其關於「火」，「監獄」及「王道」者。關於「監獄」之一篇，已在人言「週刊」刊出。

戲劇的演出

關於戲劇，最近在上海之公演：最著名「無名氏人協會」之公演，其後則有電聲劇社之首次公演。近申報「電影專刊」編者凌離，自編一劇本名「Ladies and Gentle men」，其賣的人們，由其自己導演於青年會演出，殊有相當成績。

此外，在計劃中之公演，如拓野劇社，將繼天外「兩排座」為君子，「復活」，「巡按」等第二次公演。其牧之陳述亦正在編一劇本，描寫一個醫人的生活，據云將以之紀念文壇，一俟脫稿，即於第一公演。劇本中有從該劇轉入電影之作家，電影導演，影片公司老闆等，內容既對出界及電影界，將由應雲衛，洪深及袁本人等共同演出。

唐槐社的「中國旅行劇團」

唐槐社最近由「中國旅行劇團」以旅行演劇為旨：其首次演劇之「輪船香」，已在南京演過，有劇本人，其女兒若青，舒繡文，趙學華，戴進，張麗雲等，據云成績甚佳。近仍留南京，即將聯合南京之戲劇界，再作一次聯合公演，約在四月中。

Table with 4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heavy noise and low contrast.

Table with 4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heavy noise and low contrast.



大東日報

角三洋大冊每
 定價目
 內國 角三元三
 外埠 角六元五

文化月刊

角二洋大冊每
 定價目
 內國 角二元三
 外埠 角八元三

小說月刊

角二洋大冊每
 定價目
 內國 角二元二
 外埠 角八元三

三大雜誌 各有特長